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通鑑紀事本末

(九十)

袁樞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通鑑紀事本末

(九十)

袁樞著

國學基本叢書

# 通鑑紀事本末

## 卷第二十八上

### 太宗平內難

唐高祖武德五年。上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上謂世民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爲太子。世民拜且辭。及爲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爲世子。上將立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性寬簡。喜酒色。游畋。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於上。世民功名日盛。上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各引樹黨友。上晚年多內寵。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競交結諸長子。以自固。建成與元吉。曲意事諸妃嬪。諂諛賂遺。無所不至。以求媚於上。或言蒸於張婕妤。尹德妃。宮禁深祕。莫能明也。是時東宮諸王。王妃主之家。及後宮親戚。橫長安中。奪人田宅。恣爲非法。有司不敢詰。世民居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後院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臺。皆乘馬攜弓刀雜物。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爲定。世民獨不奉事諸妃嬪。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平洛陽。上使貴妃等數人詣洛陽。選閱隋宮人。及收府庫珍物。貴妃等私從世民求寶貨。及爲其親屬求官。世民曰。寶貨皆已籍奏。官當授賢才有功者。皆不許。由是益怨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之父。因婕妤求之於上。上手敕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訴於上。曰。敕賜妾父田。秦王奪之。以與神通。上遂發怒。責世民曰。我手敕。不如汝教邪。它日謂左僕射裴寂曰。此兒久

典兵在外爲書生所教。非昔日子也。尹德妃父阿鼠驕橫。秦王府屬杜如晦過其門。阿鼠家僮數人曳如晦墜馬。毆之折一指。曰：汝何人敢過我門而不下馬？阿鼠恐世民訴於上。先使德妃奏云：秦王左右陵暴妾家。上復怒責世民曰：我妃嬪家猶爲汝左右所陵。况小民乎？世民深自辯析。上終不信。世民每侍宴宮中。對諸妃嬪。思太穆皇后早終。不得見上有天下。或歔歔流涕。上顧之不樂。諸妃嬪因密共譖世民曰：海內幸無事。陛下春秋高。唯宜相娛樂。而秦王每獨涕泣。正是憎疾妾等。陛下萬歲後。妾母子必不爲秦王所容。無子遺矣。因相與泣。且曰：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屬之。必能保全。上爲之愴然。由是無易太子意。待世民浸疎。而建成元吉日親矣。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資糧匱乏。以大軍臨之。勢如拉朽。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於上。上許之。珪頰之。兄子也。

七年 初。齊王元吉勸太子建成除秦王世民。曰：當爲兄手刃之。世民從。上幸元吉第。元吉伏護軍宇文寶於寢內。欲刺世民。建成性頗仁厚。遽止之。元吉慍曰：爲兄計耳。於我何有？建成擅募長安及四方驍勇二千餘人。爲東宮衛士。分屯左右。長林號長林兵。又密使右虞候率可達志從燕王李藝發幽州突騎三百。置宮東諸坊。欲以補東宮長上。爲人所告。上召建成責之。流可達志於雋州。慶州都督楊文幹嘗宿衛東宮。建成與之親厚。私使募壯士送長安。上將幸仁智宮。命建成居守。世民元吉皆從。建成使元吉就圖世民曰：安危之計。決在今歲。又使郎將爾朱煥校尉橋公山以甲遣文幹。二人至豳州。上變告。太子使文幹舉兵。欲表裏相應。又有寧州人杜鳳舉亦詣宮言狀。上怒。託他事手詔召建成。令詣行在。建成懼不敢

赴。太子舍人徐師譽勸之據城舉兵。詹事主簿趙弘智勸之貶損車服。屏從者詣上謝罪。建成乃詣仁智宮。未至六十里。悉留官屬於毛鴻賓堡。以十餘騎往見上。叩頭謝罪。奮身自擲。幾至於絕。上怒不解。是夜置之幕下。飼以麥飯。使殿中監陳福防守。遣司農卿宇文穎馳召文幹。穎至慶州。以情告之。文幹遂舉兵。反。上遣左武衛將軍錢九隴與靈州都督楊師道擊之。夏六月甲子。上召秦王世民謀之。世民曰。文幹豎子。敢爲狂逆。計府僚已應擒戮。若不爾。正應遣一將討之耳。上曰。不然。文幹事連建成。恐應之者衆。汝宜自行。還立汝爲太子。吾不能效隋文帝自誅其子。當封建成爲蜀王。蜀兵脆弱。它日苟能事汝。汝宜全之。不能事汝。汝取之易耳。上以仁智宮在山中。恐盜兵猝發。夜帥宿衛南出山外。行數十里。東宮官屬將卒繼至者。皆令三十人爲隊。分兵圍守之。明日復還仁智宮。世民旣行。元吉與妃嬪更迭爲建成請。封德彝復爲之營解於外。上意遂變。復遣建成還京師。居守。惟責以兄弟不睦。歸罪於太子。中允王珪。左衛率韋挺。天策兵曹參軍杜淹。並流於襜州。挺。冲之子也。初洛陽旣平。杜淹久不得調。欲求事建成。房玄齡以淹多狡數。恐其教導建成。益爲世民不利。乃言於世民。引入天策府。秋七月。楊文幹襲陷寧州。驅掠吏民。出據百家堡。秦王世民軍至寧州。其黨皆潰。癸酉。文幹爲其麾下所殺。傳首京師。獲宇文穎。誅之。上欲徙都。以避突厥。秦王世民諫止之。建成與妃嬪因共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爲邊患。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謀耳。上校獵城南。太子秦齊王皆從。上命三子馳射角勝。建成有胡馬肥壯而喜蹶。以授世民曰。此馬甚駿。能超數丈澗。弟善騎。試乘之。世民乘以逐鹿。馬蹶。世民躍立於數步之外。馬起復乘之。如是者三。顧謂宇文士及曰。彼欲以此見殺。死生有命。庸何傷乎。建成聞之。因令妃嬪

譖之於上曰。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爲天下主。豈有浪死。上大怒。先召建成元吉。然後召世民入責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何急邪。世民免冠頓首。請下瀛司案驗。上怒不解。會有司奏突厥入寇。上乃改容勞勉世民。命之冠帶。與謀突厥。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將兵出幽州以禦突厥。上餞之於蘭池。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

九年夏六月丁巳。太白經天。秦王世民既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乃以行臺工部尙書溫大雅鎮洛陽。遣秦府車騎將軍榮陽張亮將左右王保等千餘人之洛陽。陰結納山東豪傑以俟變。多出金帛恣其所用。元吉告亮謀不軌。下吏考驗。亮終無言。乃釋之。使還洛陽。建成夜召世民飲酒而酖之。世民暴心痛吐血數升。淮安王神通扶之還西宮。上幸西宮問世民疾。敕建成曰。秦王素不能飲。自今無得復夜飲。因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爲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爲嗣日久。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處京邑。必有紛競。當遣汝還行臺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辭。以不欲遠離膝下。上曰。天下一家。東西兩都。道路甚邇。吾思汝卽往。毋煩悲也。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若至洛陽。有土地甲兵。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恐不復來。又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說上。上意遂移。事復中止。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世民於上。上信之。將罪世民。陳叔達諫曰。秦王有大功於天下。不可黜也。且性剛烈。若加挫抑。恐不勝憂憤。或有不測之疾。陛下悔之何及。上乃止。元吉密請殺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爲辭。元吉曰。秦

王初平東都。顧望不還。散錢帛以樹私恩。又違敕命。非反而何。但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應。秦府僚屬皆憂懼。不知所出。行臺考功郎中房玄齡謂比部郎中長孫無忌曰。今嫌隙已成。一旦禍機竊發。豈惟府朝塗地。乃實社稷之憂。莫若勸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國。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正在今日。無忌曰。吾懷此久矣。不敢發口。今吾子所言。正合吾心。謹當白之。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齡謀之。玄齡曰。大王功蓋天地。當承大業。今日憂危。乃天贊也。願大王勿疑。乃與府屬杜如晦共勸世民誅建成。元吉。建成元吉以秦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左二副護軍尉遲敬德。并以書招之曰。願送長者之眷。以敦布衣之交。敬德辭曰。敬德蓬戶甕牖之人。遭隋末亂離。久淪逆地。罪不容誅。秦王賜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藩邸。唯當殺身以爲報。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若私交殿下。乃是貳心。徇利忘忠。殿下亦何所用。建成怒。遂與之絕。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相遺但受。何所嫌也。且得以知其陰計。豈非良策。不然。禍將及公。旣而元吉使壯士夜刺敬德。敬德知之。洞開重門。安臥不動。刺客屢至其庭。終不敢入。元吉乃譖敬德於上下。詔獄訊治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又譖左一馬軍總管程知節。出爲康州刺史。知節謂世民曰。大王股肱羽翼盡矣。身何能久。知節以死不去。願早決計。又以金帛誘右二護軍段志玄。志玄不從。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皆譖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唯長孫無忌尙在府中。與其舅雍州治中高士廉。左候車騎將軍三水侯君集。及尉遲敬德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猶豫未決。問於靈州大都督李靖。靖辭。問於行軍總管李世勣。世勣辭。世民由是重二人。會突厥郁射設將數萬騎屯河南。入塞圍烏城。建成薦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上

從之。命元吉督右武衛大將軍李藝、天紀將軍張瑾等救烏城。元吉請尉遲敬德、程知節、段志玄及秦府右三統軍秦叔寶等與之偕行。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元吉。軍率更丞王暉密告世民曰：「太子語齊王，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擁數萬之衆，吾與秦王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於幕下。」奏云：「暴卒主上宜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說，令授吾國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孰敢不服。世民以暉言告長孫無忌等。無忌等勸世民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人情誰不愛其死，今衆人以死奉王，乃天授也。禍機垂發，而王猶晏然不以爲憂，大王縱自輕，如社稷宗廟何？」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將竄身草澤，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無忌曰：「不從敬德之言，事今敗矣。」敬德等必不爲王有，無忌亦當相隨而去，不能復事大王矣。世民曰：「吾所言亦未可全棄。」公更圖之。敬德曰：「王今處事有疑，非智也。臨難不決，非勇也。且大王素所畜養勇士八百餘人，在外者今已入宮，擐甲執兵，事勢已成。大王安得已乎？」世民訪之府僚，皆曰：「齊王凶戾，終不肯事其兄。比聞護軍薛實嘗謂齊王曰：『大王之名合之成唐字，大王終主唐祀。』齊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厭，何所不爲？若使二人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以大王之賢，取二人如拾地芥耳。奈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世民猶未決。衆曰：「大王以舜爲何如人？」曰：「聖人也。」衆曰：「使舜浚井不出，則爲井中之泥塗廩不下，則爲廩上之灰。安能澤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計。世民令無忌密召房玄齡等曰：「敕旨不聽復事王，今若



私謁必坐死。不敢奉教。世民怒謂敬德曰。玄齡如晦。豈叛我邪。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觀之。若無來心。可斷其首以來。敬德往與無忌共諭之曰。王已決計。公宜速入共謀之。吾屬四人不可羣行道中。乃令玄齡如晦著道士服。與無忌俱入。敬德自它道亦至。己未。太白復經天。傅奕密奏。太白見秦分。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元吉淫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爲世充。建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魂歸地下。實恥見諸賊。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鞠問。汝宜早參。庚申。世民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張婕妤竊知世民意。馳語建成。建成召元吉謀之。元吉曰。宜勒宮府兵。託疾不朝。以觀形勢。建成曰。兵備已嚴。當與弟入參。自問消息。乃俱入。趣玄武門。上時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變。卽跋馬東歸宮府。世民從而呼之。元吉張弓射世民。再三不穀。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下。爲木枝所挂。墜不能起。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翊衛車騎將軍馮翊。馮立聞建成死。歎曰。豈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難乎。乃與副護軍薛萬徹屈咥直府左車騎萬年謝叔方。帥東宮齊府精兵二千。馳趣玄武門。張公謹多力。獨閉關以拒之。不得入。雲麾將軍敬君弘。掌宿衛兵屯玄武門。挺身出戰。所親止之曰。事未可知。且徐觀變。俟兵集成列而戰。未晚也。君弘不從。與中郎將呂世衡大呼而進。皆死之。君弘顯儁之曾孫也。守門兵與萬徹等力戰。良久。萬徹鼓譟欲攻秦府。府士大懼。尉遲敬德持建成元吉首示之。宮府兵遂潰。萬徹與數十騎亡入終南山。馮立旣殺敬君弘。謂其徒曰。亦足以少報太子矣。遂解兵逃於野。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遲敬德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

問曰。今日亂者誰邪。卿來此何爲。對曰。秦王以太子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本不豫義謀。又無功於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爲姦謀。今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時宿衛及秦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敕。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上從之。天策府司馬宇文士及。自東上閣門出宣敕。衆然後定。上又使黃門侍郎裴矩。至東宮曉諭諸將。卒皆罷散。上乃召世民撫之曰。近日以來。幾有投杼之惑。世民跪而吮上乳。號慟久之。建成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武安王承訓。汝南王承明。鉅鹿王承義。元吉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普安王承獎。江夏王承裕。義陽王承度。皆坐誅。仍絕屬籍。初。建成許元吉以正位之後。立爲太弟。故元吉爲之盡死。諸將欲盡誅。建成元吉左右百餘人。籍沒其家。尉遲敬德固爭曰。罪在二凶。旣伏其誅。若及支黨。非所以求安也。乃止。是日下詔赦天下。凶逆之罪。止於建成元吉。自餘黨與。一無所問。其僧尼道士女冠。竝宜依舊。國家庶事。皆取秦王處分。辛酉。馮立謝叔方皆自出。薛萬徹亡匿。世民屢使諭之。乃出。世民曰。此皆忠於所事。義士也。釋之。癸亥。立世民爲皇太子。又詔自今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臣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勢逼。必不容。曷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旣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爲愈也。旣而爲羣下所迫。遂至喋血禁門。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指擬以爲口實乎。

太宗易太子

唐高祖武德九年秋八月太宗卽皇帝位。冬十月癸亥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爲太子。生八年矣。太宗貞觀七年帝謂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僞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况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戲頗虧禮法志寧與右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賜金一斤帛五百匹。

十三年太子承乾頗以遊畋廢學右庶子張玄素諫不聽。

十四年上聞右庶子張玄素在東宮數諫爭擢爲銀青光祿大夫行左庶子太子嘗於禁中擊鼓玄素叩閣切諫太子出其鼓對玄素毀之太子久不出見官屬玄素諫曰朝廷選俊賢以輔至德今動經時月不見宮臣將何以裨益萬一旦宮中唯有婦人不知有能如樊姬者乎太子不聽。

十五年太子詹事于志寧遭母喪尋起復就職太子治宮室妨農功又好鄭衛之樂志寧諫不聽又寵昵宦官常在左右志寧上書以爲自易牙以來宦官覆亡國家者非一今殿下親寵此屬使陵易衣冠不可長也太子役使司馭等半歲不許分番又私引突厥達哥友入宮志寧上書切諫太子大怒遣刺客張師政紇于承基殺之二人入其第見志寧寢處苦塊竟不忍殺而止。

十六年春正月乙丑魏王泰上拓地志泰好學司馬蘇勗說泰以古之賢王皆招士著書故泰奏請修之於是大開館舍廣延時俊人物輻湊門庭如市泰月給踰於太子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聖人制禮尊嫡卑庶世子用物不會與王者共之庶子雖愛不得踰嫡所以塞嫌疑之漸除禍亂之源也若當親者

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乘機而動矣。昔漢竇太后寵梁孝王。卒以憂死。宣帝寵淮陽憲王。亦幾至於敗。今魏王新出閣。宜示以禮則。訓以謙儉。乃爲良器。此所謂聖人之教。不肅而成者也。上從之。上又令泰徙居武德殿。魏徵上疏。以爲陛下愛魏王。常欲使之安全。宜每抑其驕奢。不處嫌疑之地。今移居此殿。乃在東宮之西。海陵昔嘗居之。時人不以爲可。雖時異事異。然亦恐魏王之心。不敢安息也。上曰。幾致此誤。遽遣泰歸第。夏六月甲辰。詔自今皇太子出用庫物。所司勿爲限制。於是太子發取無度。左庶子張玄素上書。以爲周武帝平定山東。隋文帝混一江南。勤儉愛民。皆爲令主。有子不肖。卒亡宗祀。聖上以殿下親則父子。事兼家國。所應用物。不爲節限。恩旨未踰六旬。用物已過七萬。驕奢之極。孰云過此。况宮臣正士。未嘗在側。羣邪淫巧。昵近深宮。在外瞻仰。已有此失。居中隱密。寧可勝計。苦藥利病。苦言利行。伏惟居安思危。日慎一日。太子惡其書。令戶奴伺玄素。早朝密以大馬箠擊之。幾斃。秋八月丁酉。上曰。當今國家何事爲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羣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徵。我遣傅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九月丁巳。以魏徵爲太子太師。徵疾小愈。詣朝堂表辭。上手詔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卽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徵乃受詔。

十七年春正月丙寅。上謂羣臣曰。聞外間士民。以太子有足疾。魏王穎悟。多從遊幸。遽生異議。徵幸之徒。已有附會者。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太子男已五歲。朕終不以孽代宗。啓窺竄之源也。初。太子承乾喜聲色。畋獵所爲奢靡。畏上知之。對宮臣常論忠孝。或至於涕泣。退歸宮中。則與羣小

相褻狎。宮臣有欲諫者。太子先揣知其意。輒迎拜。斂容危坐。引咎自責。言辭辯給。宮臣拜答不暇。宮省祕密。外人莫知。故時論初皆稱賢。太子作八尺銅鑪。六隔大鼎。募亡奴盜民間馬牛。親臨烹煮。與所幸厮役共食之。又好效突厥語。及其服飾。選左右貌類突厥者五人爲一落。辮髮羊裘。而牧羊作五狼頭。羴及幡旗。設穹廬。太子自處其中。斂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啗。又嘗謂左右曰。我試作可汗死。汝曹效其喪儀。因僵臥於地。衆悉號哭。跨馬環走。臨其身。齧面良久。太子歛起曰。一朝有天下。當帥數萬騎獵於金城西。然後解髮爲突厥。委身思摩。若當一設。不居人後矣。左庶子于志寧。右庶子孔穎達。數諫太子。上嘉之。賜二人金帛。以風勵太子。仍遷志寧爲詹事。志寧與左庶子張玄素。數上書切諫。太子陰使人殺之。不果。漢王元昌所爲多不法。上數譴責之。由是怨望。太子與之親善。朝夕同遊戲。分左右爲二隊。太子與元昌各統其一。被氈甲。操竹稍。布陳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爲娛樂。有不用命者。披樹擗之。至有死者。且曰。使。我今日作天子。明日於苑中置萬人營。與漢王分將。觀其戰鬥。豈不樂哉。又曰。我爲天子。極情縱欲。有諫者。輒殺之。不過殺數百人。衆自定矣。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潛有奪嫡之志。折節下士。以求聲譽。上命黃門侍郎韋挺攝秦府事。後命工部尙書杜楚客代之。二人俱爲秦要結朝士。楚客或懷金以賂權貴。因說以魏王聰明宜爲上嗣。文武之士各有附託。潛爲朋黨。太子畏其逼。遣人詐爲秦府典籤。上封事。其中皆言秦罪惡。敕捕之不獲。太子私幸太常樂童稱心。與同臥起。道士秦英。章靈符。挾左道得幸。太子。上聞之大怒。悉收稱心等殺之。連坐死者數人。誚讓太子甚。至太子意泰告之。怨怒愈甚。思念稱心不已。於宮中構室立其像。朝夕奠祭。徘徊流涕。又於苑中作冢。私贈官樹碑。上意浸不擇。太子亦知之。

稱疾不朝謁者。動涉數月。陰養刺客。紇于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吏部尚書侯君集之婿。賀蘭楚石爲東宮千牛。太子知君集怨望。數令楚石引君集入東宮。問以自安之術。君集以太子暗劣。欲乘輿圖之。因勸之反。舉手謂太子曰。此好手。當爲殿下用之。又曰。王魏爲上所愛。恐殿下有庶人勇之禍。若有敕召。宜密爲之備。太子大然之。厚賂君集。及左屯衛中郎將頓丘李安儼。使詞上意。動靜相語。安儼先事隱太子。隱太子敗。安儼爲之力戰。上以爲忠。故親任之。使典宿衛。安儼深自託於太子。漢王元昌亦勸太子反。且曰。比見上側有美人。善彈琵琶。事成願以垂賜。太子許之。洋州刺史開化公趙節慈景之子也。母曰長廣公主。駙馬都尉杜荷。如晦之子也。尙城陽公主。皆爲太子所親暱。預其反謀。凡同謀者。皆割臂以帛拭血。燒灰和酒飲之。誓同生死。潛謀引兵入西宮。杜荷謂太子曰。天文有變。當速發以應之。殿下但稱暴疾危篤。主上必親臨視。因茲可以得志。太子聞齊王祐反於齊州。謂紇于承基等曰。我宮西牆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爲大事。豈比齊王乎。會治祐反。事連承基。承基坐繫大理獄。當死。夏四月庚辰朔。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敕長孫無忌房玄齡蕭瑀李世勣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上謂侍臣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爲慈父。太子得盡天年。則善矣。上從之。濟護兒之子也。乙酉。詔廢太子承乾爲庶人。幽於右領軍府。上欲免漢王元昌死。羣臣固爭。乃賜自盡於家。而宥其母妻子。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等皆伏誅。左庶子張玄素右庶子趙弘智令狐德棻等。以不能諫爭。皆坐免爲庶人。餘當連坐者悉赦之。詹事于志寧以數諫獨蒙勞勉。以紇于承基爲祐川府折衝都尉。爵平棘縣公。侯君集被收。賀蘭楚石復詣闕告其事。上引君集謂曰。朕不欲令刀筆吏辱公。故自鞠公。

耳。君集初不承引。楚石具陳始末。又以所與承乾往來啓示之。君集辭窮乃服。上謂侍臣曰。君集有功。欲乞其生可乎。羣臣以爲不可。上乃謂君集曰。與公長訣矣。因泣下。君集亦自投于地。遂斬之於市。君集臨刑。謂監刑將軍曰。君集蹉跌至此。然事陛下於藩邸。擊取二國。乞全一子。以奉祭祀。上乃原其妻及子。徙嶺南。籍沒其家。得二美人。自幼飲人乳而不食。初。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李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江夏王道宗嘗從容言於上曰。君集志大而智小。自負微功。恥在房玄齡李靖之下。雖爲吏部尙書。未滿其志。以臣觀之。必將爲亂。上曰。君集材器。亦何施不可。朕豈惜重位。但次第未至耳。豈可億度妄生猜貳耶。及君集反。誅上乃謝道宗曰。果如卿言。李安儼父年九十餘。上愍之。賜奴婢以養之。太子承乾既獲罪。魏王泰自入侍奉。上面許立爲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謂侍臣曰。昨青雀投我懷云。臣今日始得爲陛下子。乃更生之日也。臣有一子。臣死之日。當爲陛下殺之。傳位晉王。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如此甚憐之。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言大失。願審思勿誤也。安有陛下萬歲後。魏王據天下。肯殺其愛子。傳位晉王者乎。陛下日者既立承乾爲太子。復寵魏王。禮秩過於承乾。以成今日之禍。前事不遠。足以爲鑒。陛下今立魏王。願先措置晉王。始得安全耳。上流涕曰。我不能爾。因起入宮。魏王泰恐。上立晉王治。謂之曰。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治由是憂形於色。上怪屢問其故。治乃以狀告。上憮然始悔。立泰之言矣。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爲太子。復何所求。但爲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不逞之人。遂教臣爲不軌耳。今若泰爲太子。所謂落其

度內承乾既廢。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爲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有異議者。臣請斬之。上謂治曰。汝舅許汝矣。宜拜謝。治因拜之。上謂無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議如何。對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乞陛下試召問百官。有不同者。臣負陛下萬死。上乃御太極殿。召文武六品以上。謂曰。承乾悖逆。秦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爲嗣。誰可者。卿輩明言之。衆皆謹呼曰。晉王仁孝。當爲嗣。上悅。是日。秦從百餘騎。至永安門。敕門司盡辟其騎。引秦入肅章門。幽於北苑。丙戌。詔立晉王治爲皇太子。御承天門樓赦天下。酺三日。上謂侍臣曰。我若立秦。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兩皆棄之。傳諸子孫。永爲後法。且秦立。則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秦皆無恙矣。

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 太宗平突厥

隋煬帝大業十一年秋八月。帝巡北塞。初。裴矩以突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欲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突厥之臣史蜀胡悉多謀略。爲始畢所寵任。矩詐與爲互市。誘至馬邑。下殺之。遣使詔始畢曰。史蜀胡悉叛。可汗來降。我已相爲斬之。始畢知其狀。由是不朝。戊辰。始畢帥騎數十萬。謀襲乘輿。義成公主先遣使者告變。壬申。車駕馳入鴈門。齊王暕以後軍保崞縣。癸酉。突厥圍鴈門。上下惶怖。撤民屋以爲守禦之具。城中兵民十五萬口。食僅可支二旬。鴈門四十一



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鴈門崢不下。突厥急攻鴈門。矢及御前。上大懼。抱趙王杲而泣。目盡腫。左衛大將軍宇文述勸帝簡精銳數千騎潰圍而出。納言蘇威曰。城守則我有餘力。輕騎乃彼之所長。陛下萬乘之主。豈宜輕動。民部尙書樊子蓋曰。陛下乘危徼幸。一朝狼狽。悔之何及。不若據堅城以挫其銳。坐徵四方兵。使入援。陛下親撫循士卒。諭以不復征遼。厚爲勳格。必人人自奮。何憂不濟。內史侍郎蕭瑀以爲突厥之俗。可賀敦預知軍謀。且義成公主以帝女嫁外夷。必特大國之援。若使一介告之。借使無益。庸有何損。又將士之意。恐陛下旣免突厥之患。還事高麗。若發明詔。諭以赦高麗。專討突厥。則衆心皆安。人自爲戰矣。瑀。皇后之弟也。虞世基亦勸帝重爲賞格。下詔停遼東之役。帝從之。帝親巡將士。謂之曰。努力擊賊。苟能保全。凡在行陳。勿憂富貴。必不使有司弄刀筆。破汝勳勞。乃下令守城有功者。無官直除六品。賜物百段。有司以次增益。使者慰勞。相望於道。於是衆皆踊躍。晝夜拒戰。死傷甚衆。甲申。詔天下募兵。守令競來赴難。李淵之子世民。年十六。應募。隸屯衛將軍雲定興。說定興多齎旗鼓爲疑兵。曰。始畢敢舉兵圍天子。必謂我倉猝不能赴援故也。宜畫則引旌旗。令數十里不絕。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大至。望風遁去。不然。彼衆我寡。若悉軍來戰。必不能支。定興從之。帝遣間使求救於義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畢云。北邊有急。東都及諸郡擐兵亦至。忻口。九月甲辰。始畢解圍去。帝使人出偵。山谷皆空。無胡馬。乃遣二千騎追躡至馬邑。得突厥老弱二千餘人而還。

十二年。突厥數寇北邊。詔晉陽留守李淵。帥太原道兵。與馬邑太守王仁恭擊之。時突厥方彊。兩軍衆不滿五千。仁恭患之。淵選善騎射者二千人。使之飲食。舍止一如突厥。或與突厥遇。則伺便擊之。前後屢捷。

突厥頗憚之。

恭帝義寧元年夏五月，突厥數萬衆寇晉陽。唐公李淵舉兵，劉文靜說淵結突厥爲援，告突厥以尊立代王之意。突厥使康鞘利送馬千匹爲互市，劉文靜使突厥請兵。秋八月，劉文靜以突厥兵五百，馬二千匹來至。事並見高祖興唐。

唐高祖武德元年，初五原通守櫟陽張長遜以中原大亂，舉郡附突厥。突厥以爲割利特勒，郝瑗說薛舉與梁師都及突厥連兵，以取長安。舉從之，時啓民可汗之子咄苾號莫賀咄設，建牙直五原之北。舉遣使與莫賀咄設謀入寇，莫賀咄設許之。唐主使都水監宇文歆賂莫賀咄設，且爲陳利害，止其出兵。又說莫賀咄設遣張長遜入朝，以五原之地歸之中國。莫賀咄設並從之。夏四月己卯，武都宕渠五原等郡皆降。王卽以長遜爲五原太守。長遜又詐爲詔書與莫賀咄設，示知其謀。莫賀咄設乃拒舉師都等，不納其使。五月辛未，突厥始畢可汗遣骨咄祿特勒來，宴之於太極殿。奏九部樂，時中國人避亂者多入突厥。突厥疆盛，東自契丹室韋，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餘萬。帝以初起，資其兵馬。前後餉遺不可勝紀。突厥恃功驕倨，每遣使者至長安，多暴橫。帝優容之。秋九月，上遣從子襄武公琛、太常卿鄭元璠以女妓遺突厥始畢可汗。壬戌，始畢復遣骨咄祿特勒來。冬十月戊寅，宴突厥骨咄祿引骨咄祿升御坐以寵之。

二年閏二月，突厥始畢可汗將其衆度河至夏州。梁師都發兵會之，以五百騎授劉武周。欲自句注入寇太原，會始畢卒。子什鉢苾幼，未可立。立其弟俟利弗設爲處羅可汗。處羅以什鉢苾爲尼步設，使居東偏。

直幽州之北。先是上遣右武侯將軍高靜奉幣使於始畢。至豐州聞始畢卒。敕納於所在之庫。突厥聞之。怒欲入寇。豐州總管張長遜遣高靜以幣出塞爲朝廷致賻。突厥乃還。夏六月己酉。突厥遣使來告始畢可汗之喪。上舉哀于長樂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又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弔處羅可汗。賻帛三萬段。秋八月。梁師都與突厥合數千騎寇延州。行軍總管段德操兵少不敵。閉壁不戰。伺師都稍怠。九月丙寅。遣副總管梁禮將兵擊之。師都與禮戰。方酣。德操以輕騎多張旗幟。掩擊其後。師都軍潰。遂北二百餘里。破其魏州。虜男女二千餘口。德操孝先之子也。

三年秋七月。梁師都引突厥稽胡兵入寇。行軍總管段德操擊破之。斬首千餘級。九月。突厥莫賀咄設寇涼州。總管楊恭仁擊之。爲所敗。掠男女數千人而去。冬十一月。梁師都遣其尙書陸季覽說突厥處羅可汗曰。比者中原喪亂。分爲數國。勢均力弱。故皆北面歸附。突厥今定。楊可汗旣亡。天下將悉爲唐有。師都不辭灰滅。亦恐次及。可汗不若及其未定。南取中原。如魏道武所爲。師都請爲鄉導。處羅從之。謀使莫賀咄設入自原州。泥步設與師都入自延州。處羅入自并州。突厥利可汗與奚鬻契丹靺鞨入自幽州。會竇建德之師。自滏口西入。會于晉絳。莫賀咄者。處羅之弟咄苾也。突厥利者。始畢之子什鉢苾也。處羅又欲取并州。以居楊政道。其羣臣多諫。處羅曰。我父失國。賴隋得立。此恩不可忘。將出師而卒。義成公主以其子奧射設醜弱廢之。更立莫賀咄設。號頡利可汗。乙酉。頡利遣使告處羅之喪。上禮之如始畢之喪。十二月。突厥倫特勒在并州。大爲民患。并州總管劉世讓設策擒之。上聞之甚喜。

四年春三月庚申。以靺鞨渠帥突地稽爲燕州總管。突厥頡利可汗承父兄之資。士馬雄盛。有憑陵中

國之志。妻隋義成公主。公主從弟善經避亂在突厥。與王世充使者王文素共說頡利曰。昔啓民爲兄弟所逼。脫身薛隋。賴文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皇帝子孫。可汗宜奉楊政道以伐之。以報文皇帝之德。頡利然之。上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甲戌。突厥寇汾陰。壬午。突厥寇石州。刺史王集擊却之。夏四月己亥。突厥頡利可汗寇鴈門。李大恩擊走之。戊申。突厥寇并州。初。處羅可汗與劉武周相表裏。寇并州。上遣太常卿鄭元璿往諭以禍福。處羅不從。未幾。處羅遇疾卒。國人疑元璿毒之。留不遣。上又遣漢陽公瓌賂頡利可汗。以金帛。頡利欲令瓌拜。瓌不從。亦留之。又留左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上怒。亦留其使者瓌。孝恭之弟也。五月。突厥寇邊。長平靖王叔良督五將擊之。叔良中流矢。師旋。六月。戊子。卒於道。秋八月癸卯。突厥寇代州。總管李大恩遣行軍總管王孝基拒之。舉軍皆沒。甲辰。進圍崞縣。乙巳。王孝基自突厥逃歸。李大恩衆少。據城自守。突厥不敢逼。月餘。引去。九月。突厥寇并州。遣左屯衛大將軍竇琮等擊之。戊午。突厥寇原州。遣行軍總管尉遲敬德等擊之。甲申。靈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破之。師道。恭仁之弟也。高開道與突厥連兵。數入爲寇。恆定幽易。咸被其患。

五年春二月。上遣使賂突厥頡利可汗。且許結昏。頡利乃遣漢陽公瓌。鄭元璿。長孫順德等還。庚子。復遣使來修好。上亦遣其使者特勒熱寒阿史那德等還。并州總管劉世讓屯鴈門。頡利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不克。月餘乃還。夏四月壬申。代州總管定襄王李大恩爲突厥所殺。先是大恩奏稱突厥饑饉。馬邑可取。詔殿內少監獨孤晟將兵與大恩共擊苑君璋。期以二月會馬邑。失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

兵新城。頡利可汗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共圍大恩。上遣右驍衛大將軍李高遷救之。未至。大恩糧盡。夜遁。突厥邀之。衆潰而死。上惜之。獨孤晟坐減死徙邊。五月。突厥寇忻州。李高遷擊破之。秋八月乙卯。突厥頡利可汗寇邊。遣左武衛將軍段德操。雲州總管李子和。將兵拒之。丙辰。頡利十五萬騎入鴈門。己未。寇并州。別遣兵寇原州。庚申。命太子出幽州道。秦王世民出秦州道。以禦之。李子和趨雲中。掩擊可汗。段德操趨夏州。邀其歸路。辛酉。上謂羣臣曰。突厥入寇而復求和。和與戰孰利。太常卿鄭元璿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中書令封德彝曰。突厥恃犬羊之衆。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爲不如擊之。旣勝而後與和。則恩威兼著矣。上從之。己巳。并州大總管襄邑王神符破突厥於汾東。汾州刺史蕭顛破突厥。斬首五千餘級。丙子。突厥寇廉州。戊寅。陷大震關。上遣鄭元璿詣頡利。是時突利精騎數十萬。自介休至晉州數百里間。填溢山谷。元璿見頡利。責以負約。與相辯詰。頡利頗慙。元璿因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可無跋涉之勞。坐受金幣。又皆入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利悅。引兵還。元璿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數焉。九月癸巳。交州刺史權士通。弘州總管宇文歆。靈州總管楊師道。擊突厥於三觀山。破之。乙未。太子班師。丙申。宇文歆邀突厥於崇岡鎮。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壬寅。定州總管雙士洛等擊突厥於恆山之南。丙午。領軍將軍安興貴擊突厥於甘州。皆破之。冬十一月乙酉。封略陽公道宗爲郡王。道宗爲靈州總管。梁師都遣弟洛兒引突厥數萬圍之。道宗乘間出擊。大破之。突厥與師都連結。遣其郁射設入居故五原。道宗逐出之。斥地千餘里。

六年夏五月丙申。梁師都將卒獠兒引突厥寇林川。戊戌。苑君璋將高滿政寇代州。驃騎將軍李寶言擊走之。癸卯。高開道引突厥寇幽州。突地稽將兵邀擊破之。六月戊午。高滿政以馬邑來降。先是前并州總管劉世讓除廣州總管。將之官。上問以備邊之策。世讓對曰。突厥比數爲寇。良以馬邑爲之中頓。故也。請以勇將戍崞城。多貯金帛。募有降者。厚賞之。數出騎兵掠其城下。蹂其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無所食。必降矣。上然其計。曰。非公誰爲勇將。卽命世讓戍崞城。馬邑病之。是時馬邑人多不願屬突厥。上復遣人招諭苑君璋。高滿政說君璋盡殺突厥戍兵降唐。君璋不從。滿政因衆心所欲。夜襲君璋。君璋覺之。亡奔突厥。滿政殺君璋之子。及突厥戍兵二百人而降。壬戌。梁師都以突厥寇匡州。丁卯。苑君璋與突厥吐屯設寇馬邑。高滿政與戰破之。以滿政爲朔州總管。封榮國公。秋七月丙子。苑君璋以突厥寇馬邑。右武侯大將軍李高遷及高滿政禦之。戰於臘河谷。破之。癸未。突厥寇原州。乙酉。寇朔州。李高遷爲虜所敗。行軍總管尉遲敬德將兵救之。己亥。遣太子將兵屯北邊。秦王世民屯并州。以備突厥。八月甲辰。突厥寇眞州。又寇馬邑。己未。突厥寇原州。辛未。突厥陷原州之善和鎮。癸酉。又寇渭州。九月庚寅。突厥寇幽州。壬寅。高開道引突厥二萬騎寇幽州。突厥惡弘農公劉世讓爲己患。遣其臣瞿般。來言。世讓與可汗通謀。欲爲亂。上信之。冬十月丙午。殺世讓。籍沒其家。秦王世民猶在并州。己未。詔世民引軍還。初。上遣右武侯大將軍李高遷助朔州總管高滿政守馬邑。苑君璋引突厥萬餘騎至城下。滿政擊破之。頡利可汗怒。大發兵攻馬邑。高遷懼。帥所部二千人斬關宵遁。虜邀之。失亡者半。頡利自帥衆攻城。滿政出兵禦之。或一日戰十餘合。上命行軍總管劉世讓救之。至松子嶺。不敢進。還保崞城。會

頡利遣使求婚。上曰：釋馬邑之圍，乃可議婚。頡利欲解兵，義成公主固請攻之。頡利以高開道善爲攻具，召開道與之攻馬邑。甚急，頡利誘滿政使降，滿政罵之，糧且盡，救兵未至。滿政欲潰圍走朔州，右虞候杜士遠以虜兵盛，恐不免。壬戌，殺滿政，降於突厥。苑君璋復殺城中豪傑，與滿政同謀者三十餘人。上以滿政子玄積爲上柱國襲爵。丁卯，突厥復請和，親以馬邑歸唐。上以將軍秦武通爲朔州總管。突厥數爲邊患，并州大總管府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爲煩擾不許，靜切論不已，敕徵靜入朝，使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相論，難於上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靜議。歲收穀數千斛，上善之，命檢校并州大總管靜抗之子也。十一月辛巳，秦王世民復請增置屯田於并州之境，從之。十二月己巳，突厥寇定州。州兵擊走之。七年春三月丁酉，突厥寇原州。夏五月辛未，寇朔州。六月，突厥寇代州之武周城。州兵擊破之。秋七月己巳，苑君璋以突厥寇朔州，總管秦武通擊却之。戊寅，突厥寇原州，遣寧州刺史鹿大師救之。又遣楊師道趨大木根山，邀其歸路。庚辰，突厥寇隴州，遣護軍尉遲敬德擊之。癸未，突厥寇陰盤。己丑，突厥吐利設與苑君璋寇并州。或說上曰：突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皆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爲然，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南山至樊鄠，行可居之地。將徙都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裴寂皆贊成其策。蕭瑀等雖知其不可，而不敢諫。秦王世民諫曰：戎狄爲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光宅中夏，兵百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爲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况臣忝備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效，遷都未晚。上曰：善。建成曰：昔樊噲欲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秦王之言，得無似之。世民

曰形勢各異。用兵不同。樊噲小豎。何足道乎。不出十年。必定漠北。非敢虛言也。閏月己未。詔世民元吉將兵出幽州。以禦突厥。上餞之於蘭池。苑君璋引突厥寇朔州。八月戊辰。突厥寇原州。壬申。突厥寇忻州。丙子。寇并州。京師戒嚴。戊寅。寇綏州。刺史劉大俱擊却之。是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秦王世民引兵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運阻絕。士卒疲於征役。器械頓弊。朝廷及軍中咸以爲憂。世民與虜遇於幽州。勒兵將戰。己卯。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西。陳於五隴阪。將士震恐。世民謂元吉曰。今虜騎憑陵。不可示之以怯。當與之一戰。汝能與我俱乎。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萬一失利。悔可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當獨往。汝留此觀之。世民乃帥騎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爲負約。深入我地。我秦王也。可汗能鬪。獨出與我鬪。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當耳。頡利不之測。笑而不應。世民又前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攻。何無香火之情也。突利亦不應。世民又前將度溝水。頡利見世民輕出。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度。我無它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是後霖雨益甚。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雨彌時。筋膠俱解。弓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翼。吾屋居火食。刀槩犀利。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何復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突厥大驚。世民又遣說突利以利害。突利悅。聽命。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遣突利與其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之。思摩頡利之從叔也。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爲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盟而去。庚寅。岐州刺史柴紹破突厥於杜陽。壬申。突厥阿史那思摩入見。上引升御榻慰勞之。思摩貌類胡。不類突厥。故處羅疑其非阿史那種。歷處羅頡利世。常爲夾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爲設旣



入朝賜爵和順王。丁酉遣左僕射裴寂使於突厥。九月癸卯突厥寇綏州都督劉大俱擊破之獲特勒三人。冬十月己巳突厥寇甘州。

八年。初上以天下大定罷十二軍。既而突厥爲寇不已。辛亥復置十二軍以太常卿竇誕等爲將軍簡練士馬議大舉擊突厥。甲寅涼州胡陸伽陀引突厥襲都督府入子城長史劉君傑擊破之。夏六月丙子遣燕郡王李藝屯華亭縣及彈箏硤水部郎中姜行本斷石嶺道以備突厥。丙戌頡利可汗寇靈州丁亥以右衛大將軍張瑾爲行軍總管以禦之。以中書侍郎溫彥博爲長史。先是上與突厥書用敵國禮。秋七月甲辰上謂侍臣曰突厥貪婪無厭朕將征之。自今勿復爲書皆用詔敕。己酉突厥頡利可汗寇相州。丙辰代州都督蘭壽與突厥戰於新城不利復命行軍總管張瑾屯石嶺李高遷趨大谷以禦之。丁巳命秦王屯蒲州以備突厥。八月壬戌突厥踰石嶺寇并州。癸亥寇靈州。丁卯寇潞沁韓三州。詔安州大都督李靖出潞州道行軍總管任瓌屯太行以禦突厥。頡利可汗將兵十餘萬大掠朔州壬申并州道行軍總管張瑾與突厥戰於太谷全軍皆沒。瑾脫身奔李靖行軍長史溫彥博爲虜所執虜以彥博職在機近問以國家兵糧虛實彥博不對虜遷之陰山。庚辰突厥寇靈州甲申靈州都督任城王道宗擊破之。丙戌突厥寇綏州。丁亥頡利可汗遣使請和而退。九月癸巳突厥沒賀咄設陷并州一縣。丙申代州都督蘭壽擊破之。丙午右領軍將軍王君廓破突厥於幽州俘斬二千餘人。突厥寇蘭州。冬十月突厥寇鄯州遣霍公柴紹救之。十一月戊戌突厥寇彭州。九年春二月丁亥突厥寇原州遣折威將軍楊毛擊之。三月辛亥突厥寇靈州。癸丑南海公歐陽胤

奉使在突厥帥其徒五十人謀掩襲可汗牙帳事泄突厥囚之。丁巳突厥寇涼州都督長樂王幼良擊走之。夏四月丁卯突厥寇朔州庚午寇原州癸酉寇涇州。戊寅安州大都督李靖與突厥頡利可汗戰於靈州之硤石自旦至申突厥乃退。癸未突厥寇西會州。五月戊戌突厥寇秦州。突厥寇蘭州。六月突厥寇隴州辛未寇渭州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擊之。秋七月己丑柴紹破突厥於秦州斬特勒一人士卒首千餘級。八月丙辰突厥遣使請和。癸亥詔傳位於太子甲子太宗卽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初稽胡酋長劉企成帥衆降梁師都師都信讒殺之由是所部猜懼多來降者師都浸衰弱乃朝于突厥爲之畫策勸令入寇於是頡利突利二可汗合兵十餘萬騎寇涇州進至武功京師戒嚴。己卯突厥進寇高陵辛巳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獲其俟斤阿史德烏沒曷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算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憑陵乃囚思力於門下省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却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卽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

震曜軍容使知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上即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於上曰突厥未和之時諸軍爭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爲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勢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虜若犇歸伏兵邀其前大軍竊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卽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懼而修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固當自退志意驕墮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俟豐一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矣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溫彥博還朝丁未上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爲汝師突厥入寇則爲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太宗貞觀元年夏五月苑君璋帥衆來降初君璋引突厥陷馬邑殺高滿政退保恆安其衆皆中國人多棄君璋來降君璋懼亦降請捍北邊以贖罪上皇許之君璋請約契上皇遣鴈門人元普賜之金券頡利可汗復遣人招之君璋猶豫未決恆安人郭子威說君璋以恆安地險城堅突厥方彊且當倚之以觀變未可束手於人君璋乃執元普送突厥復與之合數與突厥入寇至是見頡利政亂知其不足恃遂帥衆來降上以君璋爲

隰州都督芮國公。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質略，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委用之。德言專其威福，多變更舊俗，政令煩苛，國人始不悅。頡利又好信任諸胡，而疎突厥。胡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會大雪，深數尺，雜畜多死，連年饑饉，民皆凍餒。頡利用度不給，重斂諸部，由是內外離怨。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請擊之。上以問蕭瑀，長孫無忌曰：「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擊之，則新與之盟，不擊，恐失機會。如何而可？」瑀請擊之，無忌對曰：「虜不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上乃止。初，西突厥曷薩那可汗方彊，敕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稅無度，敕勒相帥叛之，附于頡利。頡利政亂，薛延陀與回紇拔野古等叛之。頡利不能制事，見唐平鐵勒，頡利益衰。國人離散，會大雪，平地數尺，羊馬多死，民大飢。頡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揚言會獵，實設備焉。鴻臚卿鄭元璠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爲候。今突厥民飢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二年，初，突厥頡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東偏奚霫等數十部，多叛突厥來降。頡利可汗以其失衆責之，及薛延陀回紇等敗，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突利兵又敗，輕騎犇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而撻之。突利由是怨陰，欲叛頡利。頡利數徵兵於突利，突利不與，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羈者，突厥之彊，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它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頡利發兵攻突利，夏四月丁亥，突利遣使來求救。上謀於大臣曰：「朕與突利爲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頡利亦與之有盟。」

奈何。兵部尙書杜如晦曰：戎狄無信，終當負約。今不因其亂而取之，後悔無及。夫取亂侮亡古之道也。丙申，契丹酋長帥其部落來降。頡利遣使請以梁師都易契丹。上謂使者曰：契丹與突厥異類，今來歸附，何故索之？師都中國之人，盜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與兵致討，轉來救之，彼如魚游釜中，何患不爲我有？借使不得，亦終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先是，上知突厥政亂，不能庇梁師都，以書諭之。師都不從。上遣夏州都督長史劉旻、司馬劉蘭成圖之。旻等數遣輕騎踐其禾稼，多縱反間，離其君臣。其國漸虛，降者相屬。其名將李正寶等謀執師都，事洩來奔。由是上下益相疑。旻等知可取，上表請兵。上遣右衛大將軍柴紹、殿中少監薛萬均擊之。又遣旻等據朔方東城以逼之。師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劉蘭成偃旗臥鼓不出。師都宵遁，蘭成追擊破之。突厥大發兵救師都，柴紹等未至朔方數十里，與突厥遇，奮擊大破之。遂圍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盡，壬寅，師都從父弟洛仁殺師都，以城降。以其地爲夏州。秋九月己未，突厥寇邊，朝臣或請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鄣。上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爲公掃清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鄣塞乎？

三年秋八月丙子，薛延陀毗伽可汗遣其弟統特勒入貢，上賜以寶刀及寶鞭。謂曰：卿所部有大罪者，斬之。小罪者，鞭之。夷男甚喜。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請尙公主，修塔禮。代州都督張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以爲頡利縱欲逞暴，誅忠良，曠姦佞，一也。薛延陀等諸部皆叛，二也。突利拓設欲谷設皆得罪，無所自容，三也。塞北霜早，糴糧乏絕，四也。頡利疎其俗類，親委諸胡，胡人反覆，大軍一臨，必生內變，五也。華人入北，其衆甚多，比聞所在嘯聚，保據山險，大軍出塞，自然響應，六也。上以頡利可汗旣請和，親復

援梁師都。丁亥，命兵部尚書李靖爲行軍總管討之。以張公謹爲副。九月丙午，突厥俟斤九人帥三千騎來降。戊午，拔野古僕骨同羅奚會長並帥衆來降。冬十一月辛丑，突厥寇河西。肅州刺史公孫武達、甘肅州刺史成仁重與戰破之，捕虜千餘口。庚申，以行并州都督李世勣爲通漢道行軍總管，兵部尚書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華州刺史柴紹爲金河道行軍總管，靈州大都督薛萬徹爲暢武道行軍總管，衆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分道出擊突厥。乙丑，任城王道宗擊突厥於靈州，破之。十二月戊辰，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壬午，靺鞨遣使入貢。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服，豈非上策乎？」庚寅，突厥都射設帥所部來降。

四年春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馬邑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猝至，大驚曰：「唐不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其衆一日數驚，乃徙牙於磧口。靖復遣諜離其心腹，頡利所親康蘇密以隋蕭后及煬帝之孫政道來降。乙亥，至京師。先是有降胡言中國人或潛通書啓於蕭后者，至是中書舍人楊文瓘請鞠之。上曰：「天下未定，突厥方彊，愚民無知，或有斯事，今天下已安，既往之事，何須問也！」李世勣出雲中，與突厥戰於白道，大破之。二月甲辰，李靖破突厥頡利可汗於陰山。先是頡利旣敗，竄于鐵山，餘衆尙數萬，遣執失思力入見謝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頡利外爲卑辭，內實猶豫，欲俟草青馬肥，亡入漠北。靖引兵與李世勣會白道，相與謀曰：「頡利雖敗，其衆猶盛，若走度磧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虜必見寬，若選精騎一萬齎

二十日糧往襲之。不戰可擒矣。以其謀告張公謹。公謹曰：詔書已許其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軍至陰山，遇突厥千餘帳，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喜，意自安。靖使武邑蘇定方帥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而行。去牙帳七里，虜乃覺之。頡利乘千里馬先走。靖軍至，虜衆遂潰。唐儉脫身得歸。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獲雜畜數十萬，殺隋義成公主，擒其子疊羅施。頡利帥萬餘人欲度磧，李世勣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度。其大酋長皆帥衆降。世勣虜五萬餘口而還。斥地自陰山至大漠，露布以聞。甲寅，以克突厥赦天下。三月戊辰，以突厥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爲右武候大將軍。庚午，突厥思結俟斤帥衆四萬來降。丙子，以突利可汗爲右衛大將軍，北平郡王。初，始畢可汗以啓民母弟蘇尼失爲沙鉢羅設督部落五萬家，牙直靈州西北。及頡利政亂，蘇尼失所部獨不攜貳突利之來奔也。頡利立之爲小可汗，及頡利敗走，往依之。將犇吐谷渾。大同道行軍總管任城王道宗引兵逼之，使蘇尼失執送頡利。頡利以數騎夜走，匿于荒谷。蘇尼失懼，馳追獲之。庚辰，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帥衆奄至沙鉢羅營，俘頡利送京師。蘇尼失舉衆來降。漠南之地遂空。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夏四月戊戌，上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頡利，數之曰：汝藉父兄之業，縱淫虐以取亡，罪一也。數與我盟而背之，二也。恃彊好戰，暴骨如莽，三也。蹂我稼穡，掠我子女，四也。我有汝罪，存汝社稷，而遷延不來，五也。然自便橋以來，不復大入爲寇，以是得不死耳。頡利哭謝而退。詔館於大僕，厚廩食之。上皇聞擒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酒凌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爲壽，逮夜而罷。突厥旣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

或西轟西域。其降唐者尙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爲中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堯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爲農民。永空塞北之地。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爲突厥鐵勒。皆上古所不能臣。陛下旣得而臣之。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領其部落。則永永無患矣。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突厥雖云一國。然其種類區分。各有酋帥。今宜因其離散。各卽本部。署爲君長。不相臣屬。縱欲存立阿史那氏。唯可使臣其本族而已。國分則弱而易制。勢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爲其節度。此安邊之長策也。夏州都督竇靜以爲戎狄之性。有如禽獸。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義教。况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置之中國。有損無益。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莫若因其破亡之餘。施以望外之恩。假之王侯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可使常爲藩臣。永保邊塞。溫彥博以爲徙於堯豫之間。則乖違物性。非所以存養之也。請準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其土俗。以實空虛之地。使爲中國扞蔽。策之善者也。魏徵以爲突厥世爲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夫戎狄人面獸心。弱則請服。彊則叛亂。固其常性。今降者衆。近十萬。數年之後。蕃息倍多。必爲腹心之疾。不可悔也。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年。伊洛之間。遂爲氐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柰何棄之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義。數年之後。悉爲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處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突利故所統之地。



置順祐北長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爲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衆。五月辛未。以突利爲順州都督。使帥其部落之官。上戒之曰。爾祖啓民挺身犇隋。隋立以爲大可汗。奄有北荒。爾父始畢反爲隋患。天道不容。故使爾今日亂亡如此。我所以不立爾爲可汗者。懲啓民前事故也。今命爾爲都督。爾宜善守國法。勿相侵掠。非徒欲中國久安。亦使爾宗族永全也。壬申。以阿史那蘇尼失爲懷德郡王。阿史那思摩爲懷化郡王。頡利之亡也。諸部落酋長皆棄頡利來降。獨思摩隨之。竟與頡利俱擒。上嘉其忠。拜右武侯大將軍。尋以爲北開州都督。使統頡利舊衆。丁丑。以右武衛大將軍史大柰爲豐州都督。其餘酋長至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長安者近萬家。六月丁酉。以阿史那蘇尼失爲北寧州都督。以中郎將史善應爲北撫州都督。壬寅。以右驍衛將軍康蘇爲北安州都督。秋八月戊午。突厥欲谷設來降。欲谷設。突利之弟也。頡利敗。欲谷設犇高昌。聞突利爲唐所禮。遂來降。九月戊辰。伊吾城主入朝。隋末。伊吾內屬。置伊吾郡。隋亂。臣於突厥。頡利旣滅。舉其屬七城來降。因以其地置伊西州。

五年。隋末。中國人多沒於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五月乙丑。有司奏。凡得男女八萬口。六年。突厥頡利可汗鬱鬱不得意。數與家人相對悲泣。容貌羸瘵。上見而憐之。以饒州地多麋鹿。可以遊獵。乃以頡利爲饒州刺史。頡利辭不願往。冬十月癸未。復以爲右衛大將軍。七年冬十二月。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旣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智力所及。昔漢高祖亦

從大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八年春正月癸未。突厥頡利可汗卒。命國人從其俗。焚尸葬之。

十年春正月辛丑。以突厥拓設阿史那社爾爲左驍衛大將軍。社爾處羅可汗之子也。年十一。以智略聞。可汗以爲拓設。建牙於磧北。與欲谷設分統。敕勒諸部。居官十年。未嘗有所賦斂。諸設或鄙其不能爲富貴。社爾曰。部落苟豐於我足矣。諸設慙服。及薛延陀叛。攻破欲谷設。社爾兵亦敗。將其餘衆走保西陲。頡利可汗旣亡。西突厥亦亂。咄陸可汗兄弟爭國。社爾詐往降之。引兵襲破西突厥。取其地幾半。有衆十餘萬。自稱答布可汗。社爾乃謂諸部曰。首爲亂破我國者。薛延陀也。我當爲先。可汗報仇擊滅之。諸部皆諫曰。新得西方宜且留鎮撫。今遽捨之遠去。西突厥必來取其故地。社爾不從。擊薛延陀於磧北。連兵百餘日。會啞利失可汗立社爾之衆。苦於久役。多棄社爾逃歸。薛延陀縱兵擊之。社爾大敗。走保高昌。其舊兵在者纔萬餘家。又畏西突厥之逼。遂帥衆來降。敕處其部落於靈州之北。留社爾於長安。尙皇妹南陽長公主典屯兵於苑內。

十三年四月。上幸九成宮。初。突厥突利可汗之弟結社率從突利入朝。歷位中郎將。居家無賴。怨突利斥之。乃誣告其謀反。上由是薄之。久不進秩。結社率陰結部落得四十餘人。謀因晉王治四鼓出宮。開門辟仗。馳入宮門。直指御帳。可有大功。四月甲申。擁突利之子賀邏鶻夜伏於宮外。會大風。晉王未出。結社率恐曉。遂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士死者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等帥衆奮擊久之。乃退。馳入御廄。盜馬二十餘匹。北走度渭欲犇。其部落追獲斬之。原賀邏鶻投于嶺表。自結社率之反。言事者多云突

厥留河南不便。秋七月庚戌，詔右武侯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李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河還其舊部。俾世作藩屏，長保邊塞。突厥咸憚薛延陁，不肯出塞。上遣司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陁璽書。薛延陁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上御齊政殿餞之。思摩涕泣奉觴，上壽曰：「奴等破亡之餘，分爲灰壤。陛下存其骸骨，復立可汗，願萬世子孫恆事陛下。」又遣禮部尙書趙郡王孝恭等齎冊書，就其種落築壇於河上而立之。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熟爲右賢王，忠、蘇尼失之子也。上遇之甚厚，妻以宗女，及出塞懷慕中國，見使者必泣涕請入侍，詔許之。

十四年春三月丙辰，置寧朔大使以護突厥。

十五年春正月乙亥，突厥俟利苾可汗始帥部落濟河，建牙於故定襄城，有戶三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仍奏言：「臣非分蒙恩，爲部落之長，願子子孫孫爲國家一犬，守吠北門。若薛延陁侵逼，請徙家屬入長城，詔許之。」冬十月，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唯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爲長城豈不壯哉！」十一月庚申，以世勣爲兵部尙書。薛延陁合兵二十萬擊突厥，俟利苾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上命發兵與李思摩共爲犄角，唐兵縱擊薛延陁，追至漠北。事見唐平鐵勒。

十八年，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北度河，有衆十萬，勝兵四萬人，候利苾不能撫御，衆不懽服。十一月戊午，

悉棄俟利苾南度河。請處於勝夏之間。上許之。羣臣皆以爲陛下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爲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猜忌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免爲讎敵。煬帝無道。失人已久。遼東之役。人皆斷手足以避征役。玄感以運卒反於黎陽。非戎狄爲患也。朕今征高麗。皆取願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歎鬱邑。豈比隋之行怨民哉。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其感恩入於骨髓。豈肯爲患。且彼與薛延陀嗜欲略同。彼不北走薛延陀。而南歸我。其情可見矣。願謂褚遂良曰。爾知起居。爲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無突厥之患。俟利苾旣失衆。輕騎入朝。上以爲右武衛將軍。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突厥車鼻可汗遣使入貢。車鼻名斛勃。本突厥同族。世爲小可汗。頡利之敗。突厥餘衆欲奉以爲大可汗。時薛延陀方彊。車鼻不敢當。帥其衆歸之。或說薛延陀。車鼻貴種有勇略。爲衆所附。恐爲後患。不如殺之。車鼻知之。逃去。薛延陀遣數千騎追之。車鼻勒兵與戰。大破之。乃建牙於金山之北。自稱乙注車鼻可汗。突厥餘衆稍稍歸之。數年間。勝兵三萬人。時出抄掠薛延陀。及薛延陀敗。車鼻勢益張。遣其子沙鉢羅特勒入見。又請身自入朝。詔遣將軍郭廣敬徵之。車鼻特爲好言。初無來意。竟不至。二十三年。上以突厥車鼻可汗不入朝。遣右驍衛郎將高侃發回紇僕骨等兵襲擊之。兵入其境。諸部落相繼來降。拔悉密吐屯羅察降。以其地置新黎州。冬十月。以突厥諸部置舍利等五州。隸雲中都督府。蘇農等六州。隸定襄都督府。

高宗永徽元年夏六月。高侃擊突厥至阿息山。車鼻可汗召諸部兵。皆不赴。與數百騎遁去。侃帥精騎追

至金山擒之以歸。其衆皆降。秋九月庚子。高侃執車鼻可汗。至京師釋之。拜左武衛將軍。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府以統之。以高侃爲衛將軍。於是突厥盡爲封內之臣。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瀚海領瀚海金徽新梨等七都督。仙萼等八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

### 唐平鐵勒

唐太宗貞觀元年。初。突厥旣彊。敕勒諸部分散。有薛延陁。回紇。都播。骨利幹。多濫葛。同羅。僕固。拔野古。思結。渾斛。薛結。阿跌。契苾。白鬻等十五部。皆居磧北。風俗大抵與突厥同。薛延陁於諸部爲最彊。西突厥曷薩那。可汗方彊。敕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稅無度。諸部皆怨。曷薩那誅其渠帥百餘人。敕勒相帥叛之。共推契苾哥楞爲易勿真莫賀可汗。居貪于山北。又以薛延陁乙失鉢爲也。咥小可汗。居燕末山北。及射匱可汗。兵復振。薛延陁契苾二部並去。可汗之號以臣之。回紇等六部在鬱督軍山者。東屬。始畢可汗統葉護。可汗勢衰。乙失鉢之孫夷男帥其部落七萬餘家。附于頡利可汗。頡利政亂。薛延陁與回紇拔野古等相帥叛之。頡利遣其兄子欲谷設將十萬騎討之。回紇酋長菩薩將五千騎與戰於馬鬣山。大破之。欲谷設走。菩薩追至天山。部衆多爲所虜。回紇由是大振。薛延陁又破其四設。頡利不能制。二年。突厥北邊諸姓多叛。頡利可汗歸薛延陁。共推其俟斤夷男爲可汗。夷男不敢當。上方圖頡利。遣游擊將軍喬師望。問道齋冊書。拜夷男爲真珠毗伽可汗。賜以鼓纛。夷男大喜。遣使入貢。建牙於大漠之鬱督軍山。東至靺鞨。西至西突厥。南接沙磧。北至俱倫水。回紇拔野古。阿跌。同羅。僕骨。鬻諸部落皆屬焉。

三年秋八月丙子薛延陁遣其弟特勒入貢。事見唐平突厥。

十二年。初突厥頡利既亡。北方空虛。薛延陁真珠可汗帥其部落建庭於都尉撻山北。獨邏水南。勝兵二十萬。立其二子拔酌頡利苾主南北部。上以其彊盛恐後難制。秋九月癸亥。拜其二子皆爲小可汗。各賜鼓纛。外示優崇。實分其勢。

十三年秋七月。詔李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度河。還其舊部。突厥憚薛延陁不肯出塞。上遣大農卿郭嗣本賜薛延陁纛書。言頡利既敗。其部落咸來歸化。我略其舊過。嘉其後善。待其達官。皆如吾百寮。部落皆如吾百姓。中國貴尚禮義。不滅人國。前破突厥。止爲頡利一人。爲百姓害。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畜。恆欲更立可汗。故置所降部落於河南。任其畜牧。今戶口蕃滋。吾心甚喜。旣許立之。不可失信。秋。中將遣突厥度河。復其故國。爾薛延陁受册在前。突厥受册在後。後者爲小前者爲大。爾在磧北。突厥在磧南。各守土疆。鎮撫部落。其踰分故相抄掠。我則發兵各問其罪。薛延陁奉詔。於是遣思摩帥所部建牙於河北。

十五年。薛延陁真珠可汗聞上將東封。謂其下曰。天子封泰山。士馬皆從。邊境必虛。我以此時取思摩。如拉朽耳。乃命其子大度設發同羅僕骨回紇靺鞨等兵。合三十萬。度漠南。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候利苾可汗不能禦。帥部落入長城保朔州。遣使告急。十一月癸酉。上命營州都督張儉帥所部精兵及奚霫契丹壓其東境。以兵部尙書李世勣爲朔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六萬騎。千二百屯朔方。右衛大將軍李大亮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將兵四萬騎。五千屯靈武。右屯衛大將軍張士貴將兵一萬七千爲慶州

道行軍總管出雲中。涼州都督李襲譽爲涼州道行軍總管。出其西。諸將辭行。上戒之曰。薛延陁負其彊盛。踰漠而南。行數千里。馬已疲瘦。凡用兵之道。見利速進。不利速退。薛延陁不能掩思摩。不備急擊之。思摩入長城。又不速退。吾已敕思摩燒薶秋草。彼糧糗日盡。野無所獲。頃偵者來云。其馬鬣林木枝皮略盡。卿等當與思摩共爲犄角。不須速戰。俟其將退。一時奮擊。破之必矣。十二月己亥。薛延陁遣使入見。請與突厥和親。甲辰。李世勣敗薛延陁於諾真水。初。薛延陁擊西突厥。沙鉢羅及阿史那社爾皆以步戰取勝。及將入寇。乃大教步戰。使五人爲伍。一人執馬。四人前戰。戰勝則授以馬。追犇。於是大度設將三萬騎逼長城。欲擊突厥。而思摩已走。知不可得。遣人登城罵之。會李世勣引唐兵至。塵埃漲天。大度設懼。將其衆自赤柯灤北走。世勣選麾下及突厥精騎六千。自直道邀之。踰白道川。追及於青山。大度設走。累日至諾真水。勒兵還戰。陳亘十里。突厥先與之戰。不勝。還走。大度設乘勝追之。遇唐兵。薛延陁萬矢俱發。唐馬多死。世勣命士卒皆下馬。執長稍直前衝之。薛延陁衆潰。副總管薛萬徹以數千騎收其執馬者。薛延陁失馬。不知所爲。唐兵縱擊。斬首二千餘級。捕虜五萬餘人。大度設脫身走。萬徹追之不及。其衆至漠北。值大雪。人畜凍死者什八九。李世勣還軍定襄。突厥思結部居五臺者叛走。州兵追之。會世勣軍還。夾擊悉誅之。丙子。薛延陁使者辭還。上謂之曰。吾約汝與突厥以大漠爲界。有相侵者。我則討之。汝自恃其彊。踰漠攻突厥。李世勣所將纔數千騎耳。汝已狼狽如此。歸語可汗。凡舉措利害。可善擇其宜。

十六年秋九月癸亥。薛延陁眞珠可汗遣其叔父沙鉢羅泥熟俟斤來請昏。獻馬三千。貂皮三萬八千。馬腦鏡一。冬十月上。謂侍臣曰。薛延陁屈彊漠北。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姻以撫

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以爲和親便。上曰：然。朕爲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先是，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母姑臧夫人及弟賀蘭州都督沙門，皆在涼州。上遣何力歸覲，且撫其部落。時薛延陁方彊，契苾部落皆欲歸之。何力大驚曰：主上厚恩如是，柰何遽爲叛逆。其徒曰：夫人都督，先已詣彼，若之何不往。何力曰：沙門孝於親，我忠於君，必不汝從。其徒執之詣薛延陁，置真珠牙帳前。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唐烈士而受屈虜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因割左耳以誓。真珠欲殺之，其妻諫而止。上聞契苾叛，曰：必非何力之意。左右曰：戎狄氣類相親，何力入薛延陁，猶魚趨水耳。上曰：不然。何力心如鐵石，必不叛我。會有使者自薛延陁來，具言其狀。上爲之下泣，謂左右曰：何力果如何。卽命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薛延陁，以新興公主妻之，以求何力。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

十七年閏六月，薛延陁真珠可汗使其姪突利設來納幣，獻馬五萬匹，牛橐駝萬頭，羊十萬口。庚申，突利設獻饌，上御相思殿，大饗羣臣，設十部樂，突利設再拜上壽，賜賚甚厚。契苾何力上言：薛延陁不可與昏。上曰：吾已許之矣，豈可爲天子而食言乎。何力對曰：臣非欲陛下遽絕之也，願且遷延其事。臣聞古有親迎之禮，若敕夷男使親迎，雖不至京師，亦應至靈州，彼必不敢來，則絕之有名矣。夷男性剛戾，旣不成昏，其下復攜貳，不過一二年必病死，兩子爭立，則可以坐制之矣。上從之。乃徵真珠可汗使親迎，仍發詔將幸靈州，與之會。真珠大喜，欲詣靈州。其臣諫曰：脫爲所留，悔之無及。真珠曰：吾聞唐天子有聖德，我得身往見之，死無所恨。且漠北必當有主，我行決矣。勿復多言。上發使三道受其所獻雜畜。薛延陁先無庫廩，真珠調斂諸部，往返萬里，道涉沙磧，無水草，耗死將半。失期不至，議者或以爲聘財未備，而與爲昏，將使



戎狄輕中國。上乃下詔絕其昏。停幸靈州。追還三使。褚遂良上疏。以爲薛延陁本一俟斤。陛下盪平沙塞。萬里蕭條。餘寇蕪波。須有會長。璽書鼓纛。立爲可汗。比者復降鴻私。許其婚媾。西告吐蕃。北諭思摩。中國童幼靡不知之。御幸北門。受其獻食。羣臣四夷。宴樂終日。咸言陛下欲安百姓。不愛一女。凡在舍生。孰不懷德。今一朝生進退之意。有改悔之心。臣爲國家惜茲聲聽。所顧甚少。所失殊多。嫌隙既生。必構邊患。彼國蓄見欺之怒。此民懷負約之慙。恐非所以服遠人。訓戎士也。陛下君臨天下。十有七載。以仁恩結庶類。以信義撫戎夷。莫不欣然。負之無力。何惜不使有始有卒乎。夫龍沙以北。部落無算。中國誅之。終不能盡。當懷之以德。使爲惡者在夷不在華。失信者在彼不在此。則堯舜禹湯。不及陛下遠矣。上不聽。是時羣臣多言國家既許其昏。受其聘幣。不可失信。戎狄更生邊患。上曰。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初匈奴彊中國弱。故飾子女。捐金絮。以餌之。得事之宜。今中國彊。戎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薛延陁所以匍匐稽顙。惟我所欲。不敢驕慢者。以新爲君長。雜姓非其種族。欲假中國之勢。以威服之耳。彼同羅僕骨。回紇等十餘部。兵各數萬。併力攻之。立可破滅。所以不敢發者。畏中國所立故也。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國之壻。雜姓誰敢不服。戎狄人面獸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爲害。今吾絕其昏。殺其禮。雜姓知我棄之。不日將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

臣光曰。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審知薛延陁不可妻。則初勿許其昏可也。既許之矣。乃復恃彊棄信而絕之。雖滅薛延陁。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慎哉。

十八年。初。上遣突厥俟利苾可汗北度河。薛延陁眞珠可汗恐其部落翻動。意甚惡之。豫蓄輕騎於漠

北欲擊之上遣使戒敕無得相攻真珠可汗對曰至尊有命安敢不從然突厥翻覆難期當其未破之時歲犯中國殺人以千萬計臣以爲至尊克之當翦爲奴婢以賜中國之人乃反養之如子其恩德至矣而結社率竟反此屬獸心安可以人理待也臣荷恩深厚請爲至尊誅之自是數相攻

十九年上之將伐高麗也薛延陁遣使入貢上謂之曰語爾可汗今我父子東征高麗汝能爲寇宜亟來真珠可汗惶恐遣使致謝且請發兵助軍上不許及高麗敗於駐蹕山莫離支使靺鞨說真珠啗以厚利真珠懼服不敢動九月壬申真珠卒上爲之發哀初真珠請以其庶長子曳莽爲突利失可汗居東方統雜種嫡子拔灼爲肆葉護可汗居西方統薛延陁詔許之皆以禮册命曳莽性躁擾輕用兵與拔灼不協真珠卒來會喪旣葬曳莽恐拔灼圖己先還所部拔灼追襲殺之自立爲頡利俱利薛沙多彌可汗上之征高麗也使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屯夏州之北以備薛延陁薛延陁多彌可汗旣立以上出征未還引兵寇河南上遣左武侯中郎將長安田仁會與思力合兵擊之思力羸形僞退誘之深入及夏州之境整陳以待之薛延陁大敗追犇六百餘里耀威磧北而還多彌復發兵寇夏州十二月己未敕禮部尙書江夏王道宗發朔并汾箕嵐代忻蔚雲九州兵鎮朔州右衛大將軍代州都督薛萬徹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發勝夏銀綏丹延鄜坊石隰十州兵鎮勝州勝州都督宋君明左武侯將軍薛孤吳發靈原寧鹽慶五州兵鎮靈州又令執失思力發靈勝二州突厥兵與道宗等相應薛延陁至塞下知有備不敢進

二十年春正月辛未夏州都督喬師望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等擊薛延陁大破之虜獲二千餘人多

彌可汗輕騎遁走。部曲騷然矣。薛延陁多彌可汗性褊急，猜忌無恩，廢棄父時貴臣，專用己所親昵。國人不附，多彌多所誅殺，人不自安。回紇酋長吐迷度與僕骨同羅共擊之，多彌大敗。夏六月乙亥，詔以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爲瀚海安撫大使，又遣右領衛大將軍執失思力將突厥兵，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將涼州及胡兵，代州都督薛萬徹、營州都督張儉各將所部兵分道並進，以擊薛延陁。上遣校尉宇文法詣烏羅護靺鞨，遇薛延陁阿波設之兵於東境，法帥靺鞨擊破之。薛延陁國中驚擾曰：唐兵至矣。諸部大亂，多彌引數千騎奔阿史德。時健部落回紇攻而殺之，并其宗族殆盡。遂據其地，諸侯斤互相攻擊，爭遣使來歸命。薛延陁餘衆西走，猶七萬餘口，共立眞珠可汗兄子咄摩支爲伊特勿失可汗，歸其故地，尋去可汗之號。遣使奉表請居鬱督軍山之北，使兵部尙書崔敦禮就安集之，敕勒九姓酋長以其部落素服薛延陁，種聞咄摩支來，皆恐懼，朝議恐其爲磧北之患，乃更遣李世勣與九姓敕勒共圖之。上戒世勣曰：降則撫之，叛則討之。己丑，上手詔以薛延陁破滅，其敕勒諸部或來降附，或未歸服，今不乘機恐貽後悔，朕當自詣靈州招撫，其去歲征遼東兵皆不調發。李世勣至鬱督軍山，其酋長梯真遠官帥衆來降。薛延陁咄摩支南奔荒谷，世勣遣通事舍人蕭嗣業往招慰。咄摩支詣嗣業降，其部落猶持兩端。世勣縱兵追擊，前後斬五千餘級，虜男女三萬餘人。秋七月，咄摩支至京師，拜右武衛大將軍。八月己巳，上行幸靈州。江夏王道宗兵旣度磧，遇薛延陁阿波達官衆數萬拒戰，道宗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追奔二百里。道宗與薛萬徹各遣使招諭敕勒諸部，其酋長皆喜，頓首請入朝。庚午，車駕至浮陽，回紇拔野古同羅僕骨多濫葛思結阿跌契苾跌結渾斛薛等十一姓各遣使入貢，稱薛延陁不事大國，暴

虐無道。不能與奴等爲主。自取敗死。部落烏散。不知所之。奴等各有分地。不從薛延陀。去歸命天子。願賜哀憐。乞置官司。養育奴等。上大喜。辛未。詔回紇等使者宴樂。頒賚拜官。賜其酋長璽書。遣右領軍中郎將安永壽報使。壬申。上幸漢故甘泉宮。詔以戎狄與天地俱生。上皇並列。流殃構禍。乃自運初。朕聊命偏師。遂擒頡利。始弘廟略。已滅延陀。鐵勒百餘萬戶。散處北溟。遠遣使人。委身內屬。請同編列。並同州郡。混元以降。殊未前聞。宜備禮告廟。仍頒示普天。九月上。至靈州。敕勒諸俟斤。遣使相繼詣靈州者數千。咸云。願得天至尊爲奴等爲可。汗子孫孫常爲天至尊。奴死無所恨。甲辰。上爲詩序其事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報千古。公卿請勒石於靈州。從之。冬十二月戊寅。回紇俟利發吐迷度。僕骨俟利發歌濫拔延多濫葛俟斤末拔野古俟利發屈利失。同羅俟利發時健啜。思結酋長烏碎。及渾斛薛奚結阿跌契苾白霫酋長皆來朝。庚辰。上賜宴於芳蘭殿。命有司厚加給待。每五日一會。

二十一年春正月丙申。詔以回紇部爲瀚海府。僕骨爲金微府。多濫葛爲燕然府。拔野古爲幽陵府。同羅爲龜林府。思結爲廬山府。渾爲臯蘭州。斛薛爲高闕州。奚結爲雞鹿州。阿跌爲雞田州。契苾爲榆溪州。思結別部爲躡林州。白霫爲寘顏州。各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各賜金銀繒帛及錦袍。勅勒大喜。捧戴歡呼拜舞。宛轉塵中。及還。上御天成殿。宴設十部樂而遣之。諸酋長奏稱臣等旣爲唐民。往來天至尊所。如詣父母。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開一道。謂之參天可汗道。置六十八驛。各有馬及酒肉以供過。使歲貢貂皮以充租賦。仍請能屬文人使爲表疏。上皆許之。於是北荒悉平。然回紇吐迷度已私自稱可汗。官號皆如突厥故事。夏四月丙寅。置燕然都護府。統瀚海等六都督。臯蘭等七州。以揚州都督府司馬李素立

爲之。素立撫以恩信。夷落懷之。共率馬牛爲獻。素立唯受其酒一盃。餘悉還之。六月丁丑。詔以隋末喪亂。邊民爲戎狄所掠。今鐵勒歸化。宜遣使詣燕然等州。與都督相知。訪求沒落之人。贖以貨財。給糧遞還。本貫。其室韋烏羅護。靺鞨三部人。爲薛延陁所掠者。亦令贖還。

二十二年秋八月辛未。遣左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出金山道。擊薛延陁餘寇。回紇吐迷度。兄子烏紇。蒸其叔母。烏紇與俱。陸莫賀達官俱羅勃。皆突厥車鼻可汗之婿也。相與謀殺吐迷度。以歸車鼻。烏紇夜引十餘騎襲吐迷度。殺之。燕然副都護元禮臣使人誘烏紇。許奏以爲瀚海都督。烏紇輕騎詣禮臣。謝禮臣執而斬之。以聞。上恐回紇部落離散。遣兵部尙書崔敦禮往安撫之。久之。俱羅勃入見。上留之不遣。冬十月甲戌。以回紇吐迷度子前左屯衛大將軍婆閏。爲左驍衛大將軍。大俟利發。瀚海都督。

高宗龍朔元年冬十月。回紇酋長婆閏卒。姪比粟毒代領其衆。與同羅僕固犯邊。詔左武衛大將軍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大總管。燕然都護劉審禮。左武衛將軍薛仁貴。爲副。鴻臚卿蕭嗣業。爲仙夢道行軍總管。右屯衛將軍孫仁師。爲副。將兵討之。審禮。德威之子也。

二年春三月。鄭仁泰等敗鐵勒於天山。鐵勒九姓聞唐兵將至。合衆十餘萬以拒之。選驍健者數十人挑戰。薛仁貴發三矢。殺三人。餘皆下馬請降。仁貴悉阮之。度磧北擊其餘衆。獲葉護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之曰。將軍三箭定天山。戰士長歌入漢關。思結多濫葛等部落。先保天山。聞仁泰等將至。皆迎降。仁泰等縱兵擊之。掠其家。以賞軍士。虜相帥遠遁。將軍楊志追之。爲虜所敗。候騎告仁泰。虜輜重在近。往可取也。仁泰將輕騎萬四千倍道赴之。遂踰大磧。至仙夢河。不見虜。糧盡而還。值大雪。士卒飢凍。棄捐甲兵。殺馬。

食之。馬盡。人自相食。比入塞。餘兵纔八百人。軍還。司憲大夫楊德裔劾奏仁泰等。誅殺已降。使虜逃散。不撫士卒。不計資糧。遂使骸骨蔽野。棄甲資寇。自聖朝開創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喪敗者。仁貴於所監臨。貪淫自恣。雖矜所得。不補所喪。並請付法。司推科詔以功贖罪。皆釋之。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鐵勒道安撫使。左衛將軍姜恪副之。以安輯其餘衆。何力簡精騎五百。馳入九姓中。虜大驚。何力乃謂曰。國家知汝皆脅從。赦汝之罪。罪在酋長。得之則已。其部落大喜。共執其葉護及誤特勒等二百餘人。以授何力。何力數其罪而斬之。九姓遂定。

三年春正月。左武衛將軍鄭仁泰討鐵勒叛者。餘種悉平之。二月。徙燕然都護府於回紇。更名瀚海都護。徙故瀚海都護於雲中古城。更名雲中都護。以磧爲境。磧北州府皆隸瀚海。磧南隸雲中。總章二年秋八月甲戌。改瀚海都護府爲安北都護府。

卷第二十八下

唐平西突厥

隋煬帝大業元年。初。西突厥阿波可汗爲葉護可汗所虜。國人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泥利卒。子達漫立。號處羅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更嫁泥利之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與向氏入朝。遇達頭之亂。遂留長安。舍於鴻臚寺。處羅多烏孫故地。撫御失道。國人多叛。復爲鐵勒所困。鐵勒者。匈奴之遺種。族類最多。有僕骨。同羅。契苾。薛延陀等部。其酋長皆號俟斤。族姓雖殊。通謂之鐵勒。大抵與突厥同俗。

以寇抄爲生。無大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是歲處羅引兵擊鐵勒諸部。厚稅其物。又猜忌薛延陀。恐其爲變。集其酋長數百人。盡殺之。於是鐵勒皆叛。立俟利發。俟斤契苾歌楞爲莫何可汗。又立薛延陀。俟斤字也。咥爲小可汗。與處羅戰。屢破之。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皆附之。三年冬十月。鐵勒寇邊。帝遣將軍馮孝慈出燉煌。擊之不利。鐵勒尋遣使謝罪。請降。帝使裴矩慰撫之。四年春正月。裴矩聞西突厥處羅可汗思其母。請遣使招懷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齋詔書慰諭之。處羅見君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之曰。突厥本一國中。分爲二。每歲交兵。積數十歲。而莫能相滅者。明知其勢敵耳。然啓民舉其部落百萬之衆。卑躬折節。入臣天子者。其故何也。正以切恨可汗不能獨制。欲借兵於大國。共滅可汗耳。羣臣咸欲從啓民之請。天子旣許之。師出有日矣。願可汗母向夫人懼西國之滅。旦夕守闕。哭泣哀祈。匍匐謝罪。請發使召可汗。令入內屬。天子憐之。故復遣使至此。今可汗乃踞慢如是。則向夫人爲誑天子。必伏尸都市。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東國之衆。左提右挈。以擊可汗。亡無日矣。柰何愛兩拜之禮。絕慈母之命。惜一語稱臣。使社稷爲墟乎。處羅豐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因遣使者隨君肅貢汗血馬。

七年。初。帝西巡。遣侍御史韋節召西突厥處羅可汗。令與車駕會大斗拔谷。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佗故。帝大怒。無如之何。會其酋長射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彊大耳。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卽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世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屬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則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矩朝夕至館。徵諷諭之。

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狀稱射匱向善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爲婚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枚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與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緣道被劫寓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與向氏親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曉諭處羅使入朝十二月己未處羅來朝於臨朔宮帝大悅接以殊禮帝與處羅宴處羅稽首謝入見之晚帝以溫言慰勞之備設天下珍膳盛陳女樂羅綺絲竹眩曜耳目然處羅終有快快之色

八年春正月帝分西突厥處羅可汗之衆爲三使其弟闕達度設將羸弱萬餘口居于會寧又使特勒大柰別將餘衆居于樓煩命處羅將五百騎常從車駕巡幸賜號曷娑那可汗賞賜甚厚

唐高祖武德元年冬十二月癸酉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自宇文化及所來降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爲歸義王曷娑那獻大珠上曰珠誠至寶然朕寶王赤心珠無所用竟還之

二年秋七月乙酉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入貢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朝于隋隋人留之國人立其叔父號射匱可汗射匱者達頭可汗之孫也既立拓地東至金山西至海遂與北突厥爲敵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射匱卒弟統葉護可汗立統葉護勇而有謀北并鐵勒控弦數十萬據烏孫故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泉西域諸國皆臣之葉護各遣吐屯監之督其征賦九月西突厥曷娑那可汗與北突厥有怨曷娑那在長安比突厥遣使請殺之上不許羣臣皆曰保一人而失一國後必爲患秦王世民曰人窮來歸我殺之不義上遲迴久之不得已丙戌引曷娑那於內殿宴飲既而送中書省縱北突厥使者使殺之



八年夏四月。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使請昏。上謂裴矩曰。西突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昏何如。對曰。今北寇方彊。爲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俟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然後徐思其宜。上從之。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喜。道立上之從子也。

太宗貞觀元年。西突厥統葉護可汗遣眞珠統俟斤與高平王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以迎公主。頡利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迎唐公。主要須經我國中過。統葉護患之。未成昏。

二年冬十二月。西突厥統葉護可汗爲其伯父所殺。伯父自立。是爲莫賀咄俟屈利俟毗可汗。國人不服。弩矢畢部推泥孰莫賀設爲可汗。泥孰不可。統葉護之子啞力特勒避莫賀咄之禍。亡在康居。泥孰迎而立之。是爲乙毗鉢羅肆葉護可汗。與莫賀咄相攻。連兵不息。俱遣使來請昏。上不許曰。汝國方亂。君臣未定。何得言昏。且諭以各守部分。勿復相攻。於是西域諸國及敕勒先沒屬西突厥者皆叛之。

四年。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詔以涼州都督李大亮爲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來者賑給。使者招慰。相望於道。大亮上言。欲懷遠者。必先安近。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枝葉也。臣遠考秦漢。近觀隋室。外事戎狄。皆致疲弊。今招致西突厥。但見勞費。未見其益。况河西州縣蕭條。突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穫。今又供億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爲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君塞外。爲中國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西突厥肆葉護可汗。旣先可汗之子。爲衆所附。莫賀咄可汗所部酋長多歸之。肆葉護引兵擊莫賀咄。莫賀咄兵

敗。逃於金山。爲泥孰設所殺。諸部兵推肆葉護爲大可汗。

六年秋七月。西突厥肆葉護可汗發兵擊薛延陀。爲薛延陀所敗。肆葉護性猜很信讒。有乙利可汗功最多。肆葉護以非其族類。誅滅之。由是諸部皆不自保。肆葉護又忌莫賀設之子泥孰陰欲圖之。泥孰犇焉耆。設卑達官與弩失畢二部攻之。肆葉護輕騎犇康居。尋卒。國人迎泥孰於焉耆而立之。是爲咄陸可汗。遣使內附。丁酉。遣鴻臚少卿劉善因立咄陸爲奚利邲咄陸可汗。

八年。西突厥咄陸可汗卒。其弟同娥設立。是爲沙鉢羅唃失可汗。

九年冬十月乙亥。處月初遣使入貢。處月處密皆西突厥之別部也。

十二年。初。西突厥唃失可汗分其國爲十部。每部有酋長一人。仍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陸。置五大噶。居碎葉以東。右廂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居碎葉以西。通謂之十姓。唃失失衆心。爲其臣統吐屯所襲。唃失兵敗。與其弟步利設走保焉耆。統吐屯等將立欲谷設爲大可汗。會統吐屯爲人所殺。欲谷設兵亦敗。唃失復得故地。至是西部竟立欲谷設爲乙毗咄陸可汗。乙毗咄陸既立。與唃失大戰。殺傷甚衆。因中分其地。自伊列水以西屬乙毗咄陸。以東屬唃失。

十三年。西突厥唃失可汗之臣俟利發與乙毗咄陸可汗通謀作亂。唃失窮蹙。逃犇鐵汗而死。弩失畢部落迎其弟子薄布特勒立之。是爲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沙鉢羅葉護既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史何穆康等國皆附之。咄陸建庭於鐵曷山西。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駁馬結骨火燭觸水昆等國皆附之。以伊列水爲境。

十四年。侯君集之討高昌也。西突厥可汗遣其葉護屯可汗浮圖城爲高昌王文泰聲援。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千餘里。葉護以城降。

十五年。西突厥沙鉢羅葉護可汗數遣使人貢。秋七月甲戌。命左領軍將軍張大師持節卽其所號立爲可汗。賜以鼓纛。上又命使者多齎金帛。歷諸國市良馬。魏徵諫曰。可汗位未定而先市馬。彼必以爲陛下志在市馬。以立可汗爲名耳。使可汗得立。荷德必淺。若不得立。爲怨實深。諸國聞之。亦輕中國。市或不得。亦非美。苟能使彼安寧。則諸國之馬不求自至矣。上欣然止之。乙毗咄陸可汗與沙鉢羅葉護互相攻。乙毗咄陸浸彊大。西域諸國多附之。未幾。乙毗咄陸使石國吐屯擊沙鉢羅葉護。擒之以歸。殺之。

十六年。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旣殺沙鉢羅葉護并其衆。又擊吐火羅滅之。自恃彊大。遂驕倨。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乙毗咄陸又遣處月處密二部圍天山。孝恪擊走之。乘勝進拔處月。俟斤所居城。追犇至遏索山。降處密之衆而歸。初。高昌旣平。歲發兵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疏以爲聖王爲治。先華夏而後夷狄。陛下興兵取高昌。數郡蕭然。累年不復。歲調千餘人屯戍。遠去鄉里。破產辦裝。又謫徙罪人。皆無賴子弟。適足騷擾邊鄙。豈能有益行陳。所遣多復逃亡。徒煩追捕。加以道塗所經。沙磧千里。冬風如割。夏風如焚。行人往來。遇之多死。設使張掖酒泉有烽燧之警。陛下豈得高昌一夫斗粟之用。終當發隴右諸州兵食以赴之耳。然則河西者。中國之心腹。高昌者。它人之手足。柰何糜弊本根。以事無用之土乎。且陛下得突厥吐谷渾。皆不有其地。爲之立君長以撫之。高昌獨不得與爲此乎。叛而執之。服而封之。刑莫威焉。德莫厚焉。願更擇高昌子弟可立者。使君其國。子子

孫孫負荷大恩。求爲唐室藩輔。內安外寧。不亦善乎。上不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乙毗咄陸西擊康居。道過米國。破之。虜獲甚多。不分與其下。其將泥執啜輒奪取之。乙毗咄陸怒。斬泥執啜以徇。衆皆憤怒。泥執啜部將胡祿屋襲擊之。乙毗咄陸衆散走。保白水胡城。於是弩失畢諸部及乙毗咄陸所部屋利啜等。遣使詣闕請廢乙毗咄陸。更立可汗。上遣使齎璽書立莫賀咄之子爲乙毗射匱可汗。乙毗射匱旣立。悉禮遣乙毗咄陸所留唐使者。帥諸部擊乙毗咄陸於白水胡城。乙毗咄陸出兵擊之。乙毗射匱大敗。乙毗咄陸遣使招其故部落。故部落皆曰。使我千人戰死。一人獨存。亦不汝從。乙毗咄陸自知不爲衆所附。乃西犇吐火羅。

二十年夏六月丁卯。西突厥乙毗射匱可汗遣使入貢。且請昏。上許之。且使割龜茲于闐。踈勒朱俱波葱嶺五國以爲聘禮。

二十二年。初。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以阿史那賀魯爲葉護。居多邏斯水。在西州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密。始蘇歌邏祿。失畢五姓之衆。乙毗咄陸犇吐火羅。乙毗射匱可汗遣兵迫逐之。部落亡散。夏四月乙亥。賀魯帥其餘衆數千帳內屬。詔處之於庭州。莫賀城拜左驍衛將軍。賀魯聞唐兵討龜茲。請爲鄉導。仍從數十騎入朝。上以爲崑丘道行軍總管。厚宴賜而遣之。冬十二月戊寅。以崑丘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爲泥伏沙鉢羅葉護。賜以鼓纛。使招討西突厥之未服者。

二十三年春二月丙戌。置瑤池都督府。隸安西都護。戊子。以左衛將軍阿史那賀魯爲瑤池都督。高宗永徽二年。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阿史那賀魯招集離散。廬帳漸盛。聞太宗崩。謀襲取西庭二州。庭州刺

史駱弘義知其謀，表言之。上遣通事舍人橋寶明馳往慰撫。寶明說賀魯，令長子咥運入宿衛，授右驍衛中郎將，尋復遣歸。咥運乃說其父擁衆西走，擊破乙毗射匱可汗，併其衆，建牙于雙河及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咥陸五噉弩失畢五俟斤皆歸之，勝兵數十萬。與乙毗咥陸可汗連兵，處月處密及西域諸國多附之。以咥運爲莫賀咥葉護焉耆王，婆伽利卒。國人表請復立故王突騎支。夏四月，詔加突騎支右武衛將軍，遣還國。秋七月，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寇庭州，攻陷金嶺城及蒲類縣，殺略數千人。詔左武侯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弓月道行軍總管，右驍衛將軍高德逸、右武侯將軍薛孤吳仁爲副，發秦成岐雍府兵三萬人及迴紇五萬騎以討之。冬十二月壬子，處月朱邪孤注殺招撫使單道惠，與突厥賀魯相結。

三年春正月癸亥，梁建方契苾何力等大破處月朱邪孤注於牢山。孤注夜遁，建方便副總管高德逸輕騎追之，行五百餘里，生擒孤注，斬首九千級。四年，西突厥乙毗咥陸可汗卒，其子頡苾達度設號真珠葉護，始與沙鉢羅可汗有隙。與五弩失畢共擊沙鉢羅破之，斬首千餘級。五年閏四月丙子，以處月部置金滿州。

六年夏六月癸未，以左屯衛大將軍程知節爲葱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西突厥頡苾達度設數遣使請兵討沙鉢羅可汗。冬十一月甲戌，遣豐州都督元禮臣册拜頡苾達度設爲可汗。禮臣至碎葉城，沙鉢羅發兵拒之，不得前。頡苾達度設部落多爲沙鉢羅所併，餘衆寡弱，不爲諸姓所附。禮臣竟不册拜而歸。

顯慶元年秋八月辛丑。葱山道行軍總管程知節擊西突厥。與歌邏祿處月二部戰於榆幕谷。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副總管周智度攻突騎施處木昆等部於咽城。拔之。斬首三萬級。冬十二月。程知節引軍至鷹娑川。遇西突厥二萬騎。別部鼠尼施等二萬餘騎繼至。前軍總管蘇定方帥五百騎馳往擊之。西突厥大敗。追奔二十里。殺獲千五百餘人。獲馬及器械。綿亘山野。不可勝計。副大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言於知節曰。今茲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乘危輕脫。乃成敗之法耳。何急而爲此。自今常結方陳。置輜重在內。遇賊則戰。此萬全策也。又矯稱別得旨。以知節恃勇輕敵。委文度爲之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士卒終日跨馬被甲結陣。不勝疲頓。馬多瘦死。定方言於知節曰。出師欲以討賊。今乃自守。坐自困敝。若遇賊必敗。懦怯如此。何以立功。且主上以公爲大將。豈可更遣軍副專其號令。事必不然。請囚文度。飛表以聞。知節不從。至恆篤城。有羣胡歸附文度曰。此屬伺我旋師。還復爲賊。不如盡殺之。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乃自爲賊耳。何名伐叛。文度竟殺之。分其財。獨定方不受。師旋。文度坐矯詔當死。特除名。知節亦坐逗遛追賊不及。減死免官。

二年春閏正月庚戌。以右屯衛將軍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總管。帥燕然都護渭南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發迴紇等兵。自北道討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嗣業。鉅之子也。初。右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及族兄左屯衛大將軍步真。皆西突厥酋長。太宗之世。帥衆來降。至是詔以彌射步真爲流沙安撫大使。自南道招集舊衆。冬十二月。蘇定方擊西突厥沙鉢羅可汗至金山北。先擊處木昆部。大破之。其俟斤嬾獨祿等帥萬餘帳來降。定方撫之。發其千騎與俱。右領軍郎將薛仁貴上言。泥孰部素不伏賀魯。爲賀魯所破。虜其

妻子。今唐兵有破賀魯諸部。得泥執妻子者。宜歸之。仍加賜賚。使彼明知賀魯爲賊。而大唐爲之父母。則人致其死。不遺力矣。上從之。泥執喜。請從軍。共擊賀魯。定方至曳咥河。西沙鉢羅帥十姓兵。且十萬來拒戰。定方將唐兵。及迴紇萬餘人。擊之。沙鉢羅輕定方兵少。直進圍之。定方令步兵據南原。攢稍外向。自將騎兵。陳於北原。沙鉢羅先攻步兵。三衝不動。定方引騎兵擊之。沙鉢羅大敗。追奔三十里。斬獲數萬人。明日勒兵復進。於是胡祿屋等五弩失畢。悉衆來降。沙鉢羅獨與處木昆。屈律。啜數百騎。西走。時阿史那步真。出南道。五咄陸部落。聞沙鉢羅敗。皆詣步真降。定方乃命蕭嗣業。迴紇婆閏將胡兵。趨邪羅斯川。追沙鉢羅。定方與任雅相將新附之衆。繼之。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俟晴而行。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進。必休息士馬。亟追之可及。若緩之。彼遁逃浸遠。不可復追。省日兼功。在此時矣。乃蹋雪晝夜兼行。所過收其部衆。至雙河。與彌射步真兵合。去沙鉢羅所居二百里。布陳。長驅徑至其牙帳。沙鉢羅與其徒將獵。定方掩其不備。縱兵擊之。斬獲數萬人。得其鼓纛。沙鉢羅與其子啞運。壻閭。啜等脫走。趣石國。定方於是息兵。諸部各歸所居。通道路。置郵驛。掩骸骨。問疾苦。晝疆場。復生業。凡爲沙鉢羅所掠者。悉括還之。十姓安堵如故。乃命蕭嗣業將兵追沙鉢羅。定方引軍還。沙鉢羅至石國西北蘇咄城。人馬飢乏。遣人齎珍寶入城市。馬城主伊沮達。官詐以酒食出迎。誘之入。閉門執之。送于石國。蕭嗣業至石國。石國人以沙鉢羅授之。乙丑。分西突厥地。置濃池崑陵二都護府。以阿史那彌射爲左衛大將軍。崑陵都護。與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阿史那步真爲左衛大將軍。濃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遣光祿卿盧承慶持節册命。仍命彌射步真與承慶。據諸姓降者。準其部落大小。位望高下。授刺史以下官。

三年阿史那賀魯既被擒。謂蕭嗣業曰。我本亡虜。爲先帝所存。先帝遇我厚。而我負之。今日之敗。天所怒也。吾聞中國刑人必於市。願刑我於昭陵之前。以謝先帝。上聞而憐之。賀魯至京師。冬十一月甲午。獻于昭陵。赦免其死。分其種落爲六都督府。其所役屬諸國。皆置州府。西盡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賀魯尋死。葬於頡利墓側。

四年春三月壬午。西突厥興昔亡可汗與真珠護葉戰于雙河。斬真珠護葉。

龍朔二年冬十二月。颶海道總管蘇海政受詔討龜茲。敕興昔亡繼往。絕二可汗發兵與之俱。至興昔亡之境。繼往絕素與興昔亡有怨。密謂海政曰。彌射謀反。請誅之。時海政兵纔數千。集軍吏謀曰。彌射若反。我輩無矐類。不如先事誅之。乃矯稱敕令大總管齋帛數萬段。賜可汗及諸酋長。興昔亡帥其徒受賜。海政悉收斬之。其鼠尼施拔塞幹兩部亡走。海政與繼往絕追討平之。軍還至疎勒南。弓月部復引吐蕃之衆來欲與唐兵戰。海政以師老不敢戰。以軍資賂吐蕃。約和而還。由是諸部落皆以興昔亡爲冤。各有離心。繼往絕尋卒。十姓無主。有阿史那都支及李遮旬收其餘衆。附於吐蕃。咸亨二年夏四月甲申。以西突厥阿史那都支爲左驍衛大將軍。兼匭延都督。以安集五咄陸之衆。四年冬十二月丙午。弓月疎勒二王來降。西突厥興昔亡可汗之世。諸部離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蘇定方之西討也。擒阿悉吉以歸。弓月南結吐蕃。北招咽麵。共攻疎勒降之上。遣鴻臚卿蕭嗣業發兵討之。嗣業兵未至。弓月懼。與疎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歸國。

調露元年。初。西突厥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其別帥李遮旬。與吐蕃連和。侵逼安西。朝議欲發兵討



之。吏部侍郎裴行儉曰：吐蕃爲寇，審禮覆沒，干戈未息，豈可復出師西方？今波斯王卒，其子泥洹師爲質，在京師，宜遣使者送歸國，道過二虜，以便宜取之，可不血刃而擒也。上從之，命行儉册立波斯王，仍爲安撫大食，使行儉奏肅州刺史王方翼以爲己副，仍令檢校安西都護。

永淳元年春二月，西突厥阿史那車薄帥十姓反。三月，以裴行儉帥右金吾將軍閻懷旦等三總管分道討西突厥，師未行，行儉薨。夏四月，阿史那車薄圍弓月城，安西都護王方翼引軍救之，破虜衆於伊麗水，斬首千餘級。俄而三姓咽麵與車薄合兵拒方翼，方翼與戰於熱海，流矢貫方翼臂，方翼以佩刀截之，左右不知，所將胡兵謀執方翼以應車薄，方翼知之，悉召會議，陽出軍資賜之，以次引出，斬之，會大風，方翼振金鼓以亂其聲，誅七十餘人，其徒莫之覺。旣而分遣裨將襲車薄咽麵，大破之，擒其酋長三百人，西突厥遂平。閻懷旦等竟不行，方翼尋遷夏州都督，徵入議邊事，上見方翼衣有血漬，問之，方翼具對熱海苦戰之狀，上視瘡歎息，竟以廢后近屬不得用而歸。

則天皇后垂拱元年，初，西突厥興昔亡繼往絕可汗旣死，十姓無主，部落多散亡。太后乃擢興昔亡之子左豹韜衛翊府中郎將元慶爲左玉鈐衛將軍，兼崑陵都護，襲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二年秋九月丁未，以西突厥繼往絕可汗之子斛瑟羅爲右玉鈐衛將軍，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

天授元年，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爲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略盡。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衆六七萬人，入居內地，拜左衛大將軍，改號竭忠事主可汗。

聖曆二年秋八月癸巳突騎施烏質勒遣其子遮弩入見遣侍御史元城解琬安撫烏質勒及十姓部落久視元年以西突厥竭忠事主可汗斛瑟羅爲平西軍大總管鎮碎葉

長安三年西突厥可汗斛瑟羅用刑殘酷諸部不服烏質勒本隸斛瑟羅號莫賀達干能撫其衆諸部歸之斛瑟羅不能制烏質勒置都督二十員各將兵七千人屯碎葉西北後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斛瑟羅部衆離散因入朝不敢復還烏質勒悉併其地

四年春正月册拜阿史那懷道爲西突厥十姓可汗懷道斛瑟羅子也

中宗神龍二年閏正月甲戌以突騎酋長烏質勒爲懷德郡王冬十二月安西大都護郭元振詣突騎施烏質勒牙帳議軍事天大風雪元振立於帳前與烏質勒語久之雪深元振不移足烏質勒老不勝寒會罷而卒其子娑葛勒兵將攻元振副使御史中丞解琬知之勸元振夜逃去元振曰吾以誠心待人何所疑懼且深在寇庭逃將安適安臥不動明旦入哭甚哀娑葛感其義待元振如初戊戌以娑葛襲盟鹿州都督懷德王

景龍二年冬十一月庚申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爲可汗殺唐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遣其弟遮弩等帥衆犯塞初娑葛旣代烏質勒統衆父時故將闕啜忠節不服數相攻擊忠節衆弱不能支金山道行軍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播仙城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說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衆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保寵祿死生亦制於人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二公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爲可汗以招

十姓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比於人朝，豈可同日語哉！郭虔瓘者，歷城人。時爲西邊將，忠節然其言。遣間使賂楚客處訥，請如以梯之策。元振聞其謀，上疏以爲往歲吐蕃所以犯邊，正爲求十姓四鎮之地不獲故耳。比者息兵請和，非能慕悅中國之禮義也。直以國多內難，人畜疫癘，恐中國乘其弊，故且屈志求自昵，使其國小安，豈能忘取十姓四鎮之地哉！今忠節不論國家大計，直欲爲吐蕃鄉導，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頃緣默啜憑陵，所應者多，兼四鎮兵疲弊，勢未能爲忠節經略。非憐突騎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更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往年吐蕃無恩於中國，猶欲求十姓四鎮之地。今若破娑葛有功，請分于闐疎勒，不知以何理抑之。又其所部諸蠻及娑羅門等方不服，若借唐兵助討之，亦不知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豫憂其求請無厭，終爲後患故也。又彼請阿史那獻者，豈非以獻爲可汗子孫，欲依之以招懷十姓乎？按獻父元慶，叔父僕羅，兄倭子及斛瑟羅懷道等，皆可汗子孫也。往者唐及吐蕃徧曾立之，以爲可汗，欲以招撫十姓，皆不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有過人之才，恩威不足以動衆，雖復可汗舊種，衆心終不親附。况獻又疎遠於其父兄乎？若使忠節兵力自能誘脅十姓，則不必求立可汗子孫也。又欲令郭虔瓘入拔汗那發其兵，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那發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馬，而拔汗那不勝侵擾。南引吐蕃，奉倭子還侵四鎮。時拔汗那四旁無彊寇爲援，虔瓘等恣爲侵掠，如獨行無人之境，猶引倭子爲患。今北有娑葛，急則與之并力，內則諸胡堅壁拒守，外則突厥伺隙邀遮。臣料虔瓘等此行必不能如往年之得志，內外受敵，自陷危亡，徒與虜結隙，令四鎮不安。以臣愚揣之，實爲非計。楚客等不從建議，遣馮嘉賓持

節安撫忠節。侍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將軍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發甘涼以西兵兼徵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遣使娑臘獻馬在京師。聞其謀。馳還報娑葛。於是娑葛發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疎勒。入寇。元振在疎勒柵於河口。不敢出。忠節逆嘉賓於計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擒呂守素於僻城。縛於驛柱。而殺之。癸未。牛師獎與突騎施娑葛戰于火燒城。師獎兵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斷四鎮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統衆。徵元振入朝。以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討娑葛。娑葛遣元振書稱。我與唐初無惡。但讎闕。宗尙書受闕。斫金。欲枉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繼而來。奴豈得坐而待死。又聞史獻欲來。徒擾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其子鴻聞道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不敢歸。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册爲十四姓可汗。

三年秋七月。突騎施娑葛遣使請降。庚辰。拜欽化可汗。賜名守忠。

睿宗景雲二年冬十二月癸卯。以興昔亡可汗阿史那獻爲招慰十姓使。

玄宗開元二年。西突厥十姓酋長都擔叛。三月己亥。磧西節度使阿史那獻克碎葉等鎮。擒都擔。降其部落二萬餘帳。突騎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爲鄉導。以伐守忠。默啜遣兵二萬擊守忠。虜之而還。謂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於我。遂并殺之。

三年。突騎施守忠旣死。默啜兵還。守忠部將蘇祿鳩集餘衆爲之酋長。蘇祿頗善綏撫。十姓部落稍稍歸之。有衆二十萬。遂據有西方。尋遣使入見。是歲以蘇祿爲左羽林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

四年突騎施蘇祿復自立爲可汗

五年突騎施會長左羽林大將軍蘇祿部衆浸博。雖職貢不乏。陰有窺邊之志。五月。十姓可汗阿史那獻欲發葛邏祿兵擊之。上不許。秋七月。安西副大都護湯嘉惠奏突騎施引大食吐蕃謀取四鎮。圍鉢換及大石城。已發三姓葛邏祿兵與阿史那獻擊之。

六年夏五月辛亥。以突騎施都督蘇祿爲左羽林大將軍。順國公充金方道經略大使。

七年冬十月壬子。册拜突騎施蘇祿爲忠順可汗。

十年冬十二月庚子。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懷道女爲交河公主。嫁突騎施可汗蘇祿。

十四年。杜暹爲安西都護。突騎施交河公主遣牙官以馬千匹詣安西。玄市。使者宣公主教。暹怒曰。阿史那女。何得宣教於我。杖其使者。留不遣。馬經雪死盡。突騎施可汗蘇祿大怒。發兵寇四鎮。會暹入朝。趙頤貞代爲安西都護。嬰城自守。四鎮人畜儲積。皆爲蘇祿所掠。安西僅存。旣而蘇祿聞暹入相。稍引退。尋遣使入貢。

十八年。突騎施遣使入貢。上宴之於丹鳳樓。突厥使者豫焉。二使爭長。突厥曰。突騎施小國。本突厥之臣。不可居我上。突騎施曰。今日之宴。爲我設也。我不可以居其下。上乃命設東西幕。突厥在東。突騎施在西。二十三年冬十月戊申。突騎施寇北庭。及安西撥換城。

二十四年春正月。北庭都護蓋嘉運擊突騎施大破之。秋八月甲寅。突騎施遣其大臣胡祿達干求請降許之。

二十六年突騎施可汗蘇祿素廉儉。每攻戰所得。輒與諸部分之。不留私蓄。由是衆樂爲用。既尙唐公主。又潛通突厥及吐蕃。突厥吐蕃各以女妻之。蘇祿以三國女爲可敦。又立數子爲葉護。用度浸廣。由是攻戰所得。不復更分。晚年病風。一手攣縮。諸部離心。會長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最彊。其部落又分爲黃姓黑姓。互相乖阻。於是莫賀達干勒兵夜襲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既而復與之異。立蘇祿之子骨啜爲吐火仙可汗。以收其餘衆。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上命嘉運招集突騎施拔汗那。以西諸國吐火仙與都摩度據碎葉城。黑姓可汗爾微特勒據怛邏斯城。相與連兵以拒唐。

二十七年秋八月乙亥。磧西節度使蓋嘉運擒突騎施可汗吐火仙。嘉運攻碎葉城。吐火仙出戰。敗走。擒之於賀邏嶺。分遣疎勒鎮守。使夫蒙靈管與拔汗那王阿悉爛達干潛引兵突入怛邏斯城。擒黑姓可汗爾微。遂入曳建城。取交河公主。悉收散髮之民數萬。以與拔汗那王威震西陲。九月戊午。處木昆鼠尼施弓月等諸部。先隸突騎施者。皆帥衆內附。仍請徙居安西管內。

二十八年春三月甲寅。蓋嘉運入獻捷。上赦吐火仙罪。以爲左金吾大將軍。嘉運請立阿史那懷道之子昕爲十姓可汗。從之。夏四月辛未。以昕妻李氏爲交河公主。冬十一月。突騎施莫賀達干聞阿史那昕爲可汗。怒曰。首誅蘇祿。我之謀也。今立史昕。何以賞我。遂帥諸部叛。上乃立莫賀達干爲可汗。使統突騎施之衆。命蓋嘉運招諭之。十二月乙卯。莫賀達干降。

天寶元年夏四月。上發兵納十姓可汗阿史那昕於突騎施。至俱蘭城。爲莫賀達干所殺。突騎施大纛官

都摩度來降。六月乙未。册都摩度爲三姓葉護。

三載夏五月。河西節度使夫蒙靈贊討突騎施莫賀達干。斬之。更請立黑姓伊里底蜜施骨咄祿毗伽。六月甲辰。册拜骨咄祿毗伽爲十姓可汗。

八載秋七月。册突騎施移撥爲十姓可汗。

十二載秋九月甲辰。以突騎施黑姓可汗登里伊羅蜜施爲突騎施可汗。

### 太宗討龜茲

唐太宗貞觀二十一年冬十二月。龜茲王伐疊卒弟訶黎布失畢立。浸失臣禮。侵漁鄰國。上怒。戊寅。詔使持節崑丘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副大總管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安西都護郭孝恪等。將兵擊之。仍命鐵勒十三州突厥吐蕃吐谷渾連兵進討。

二十二年春三月甲午。上謂侍臣曰。朕少長兵間。頗能料敵。今崑丘行師。處月處密二部及龜茲用事者。羯獵顛那科。每懷首鼠。必先授首。弩失畢其次也。秋七月庚寅。西突厥相屈利啜。請帥所部從討龜茲。

阿史那社爾引兵自焉耆之西。趨龜茲北境。分兵爲五道。出其不意。焉耆王薛婆阿那支棄城奔龜茲。保其東境。社爾遣兵追擊。擒而斬之。立其從父弟先那準爲焉耆王。使修職貢。龜茲大震。守將多棄城走。社爾進屯磧口。去其都城三百里。遣伊州刺史韓威帥千餘騎爲前鋒。左衛將軍曹繼叔次之。至多褐城。龜茲王訶利布失畢。其相那利羯獵顛帥衆五萬拒戰。鋒刃甫接。威引兵僞遁。龜茲悉衆追之。行三十里。與繼叔軍合。龜茲懼。將卻。繼叔乘之。龜茲大敗。逐北八十里。龜茲王布失畢既敗。走保都城。阿史那社

爾進軍逼之。布失畢輕騎西走。社爾拔其城。使安西都護郭孝恪守之。沙州刺史蘇海政尙輦奉御薛萬備帥精騎追布失畢。行六百里。布失畢窘急。保撥換城。社爾進軍攻之。四旬。閏月丁丑。拔之。擒布失畢及羯獵顛。那利脫身走。潛引西突厥之衆。并其國兵萬餘人。襲擊孝恪。孝恪營於城外。龜茲人或告之。孝恪不以爲意。那利奄至。孝恪帥所部千餘人將入城。那利之衆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之相應。共擊孝恪。矢刃如雨。孝恪不能敵。將復出。死于西門。城中大擾。倉部郎中崔義超召募得二百人。衛軍資財物與龜茲戰於城中。曹繼叔韓威亦營於城外。自城西北隅擊之。那利經宿乃退。斬首三千餘級。城中始定。後旬餘日。那利復引山北龜茲萬餘人趣都城。繼叔逆擊大破之。斬首八千級。那利單騎走。龜茲人執之以詣軍門。阿史那社爾前後破其大城五。遣左衛郎將權祗甫詣城開示禍福。皆相帥請降。凡得七百餘城。虜男女數萬口。社爾乃召其父老。宣國威靈。諭以伐罪之意。立其王之弟葉護爲主。龜茲人大喜。西域震駭。西突厥于闐安國爭饋駝馬軍糧。社爾勒石紀功而還。

二十三年春正月辛亥。龜茲王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至京師。上責讓而釋之。以布失畢爲左武衛中郎將。

高宗永徽元年。初。阿史那社爾虜龜茲王布失畢。立其弟爲王。唐兵旣還。其會長爭立。更相攻擊。秋八月壬午。詔復以布失畢爲龜茲王。遣歸國撫其衆。

顯慶元年秋八月乙巳。龜茲王布失畢入朝。

三年。初。龜茲王布失畢妻阿史那氏與其相那利私通。布失畢不能禁。由是君臣猜阻。各有黨與。互來



告難上兩召之既至囚那利遣左領軍郎將雷文成送布失畢歸國至龜茲東境泥師城龜茲大將羯獵顛發衆拒之仍遣使降於西突厥沙鉢羅可汗布失畢據城自守不敢進詔左屯衛大將軍楊胄發兵討之會布失畢病卒胄與羯獵顛戰大破之擒羯獵顛及其黨盡誅之乃以其地爲龜茲都督府春正月戊申立布失畢之子素稽爲龜茲王兼都督夏五月癸未徙安西都護府於龜茲以舊安西復爲西州都督府鎮高昌故地

### 太宗平高昌

唐高祖武德二年高昌王麴伯雅遣使入貢六年麴伯雅卒子文泰立

太宗貞觀四年冬十二月甲寅高昌王麴文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上遣文泰之臣厭怛紇干往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送侍子置都護以爲不以蠻夷勞中國今天下初定前者文泰之來所過勞費已甚今借使十國入貢其徒旅不減千人邊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厭怛紇干已行上遽令止之

五年春正月癸酉上大獵於昆明池四夷君長咸從甲戌宴高昌王文泰及羣臣丙子還宮親獻禽於大安宮

六年秋七月丙辰焉耆王突騎支遣使入貢初焉耆入中國由磧路隋末閉塞道由高昌突騎支請復開磧路以便往來上許之由是高昌恨之遣兵襲焉耆大掠而去

十三年高昌王麴文泰多遏絕西域朝貢伊吾先臣西突厥旣而內屬文泰與西突厥共擊之上下書切

責。徵其大臣阿史那矩欲與議事。文泰不遣。遣其長史麴雍來謝罪。頡利之亡也。中國人在突厥者。或犇高昌。詔文泰歸之。文泰蔽匿不遣。又與西突厥共擊破焉耆焉。耆訴之。上遣虞部郎中李道裕往問狀。且謂其使者曰。高昌數年以來。朝貢脫略。無藩臣禮。所置官號。皆準天朝。築城掘溝。預備攻討。我使者至。彼文泰語之云。鷹飛于天。雉伏于蒿。貓遊于堂。鼠噉于穴。各得其所。豈不能自生邪。又遣使謂薛延陁云。旣爲可汗。則與天子匹敵。何爲拜其使者。事人無禮。又聞鄰國爲惡不誅。善何以勸。明年當發兵擊汝。三月。薛延陁可汗遣使上言。奴受恩思報。請發所部爲軍導。以擊高昌。上遣民部尙書唐儉。右領軍大將軍。執失思力。齎繒帛賜薛延陁。與謀進取。上猶冀高昌王文泰悔過。復下璽書。示以禍福。徵之入朝。文泰竟稱疾不至。十二月壬申。遣交河行軍大總管吏部尙書侯君集。副總管兼左屯衛大將軍薛萬均等。將兵擊之。

十四年。高昌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能致大軍乎。往吾入朝。見秦隴之北。城邑蕭條。非復有隋之比。今來伐我。發兵則糧運不給。三萬已下。吾力能制之。當以逸待勞。坐收其弊。若頓兵城下。不過二十日。食盡必走。然後從而虜之。何足憂也。及聞唐兵臨磧口。憂懼不知所爲。發疾卒。子智盛立。軍至柳谷。訶者言文泰刻日將葬。國人咸集於彼。諸將請襲之。侯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無禮。故使吾討之。今襲人於墟墓之間。非問罪之師也。於是鼓行而進。至田城。諭之不下。詰朝攻之。及午而克。虜男女七千餘口。以中郎將辛獠兒爲前鋒。夜趨其都城。高昌逆戰而敗。大軍繼至。抵其城下。智盛致書於君集曰。得罪於天子者。先王也。天罰所加。身已物故。智盛

襲位未幾。惟尙書憐察。君集報曰。苟能悔過。當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君集命填塹攻之。飛石雨下。城中人皆室處。又爲巢車高十丈。俯瞰城中。有行人及飛石所中。皆唱言之。先是文泰與西突厥可汗相結。約有急相助。可汗遣其葉護屯可汗浮圖城。爲文泰聲援。及君集至。可汗懼而西走千餘里。葉護以城降。智盛窮蹙。秋八月癸酉。開門出降。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二城。戶八千四十六口。一萬七千七百。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上欲以高昌爲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卽位。文泰夫婦首朝。其後稍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矣。今若利其土地。以爲州縣。則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三四。供辦衣資。遠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上不從。九月。以其地爲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爲庭州。各置屬縣。乙卯。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君集虜高昌王智盛及其羣臣豪傑而還。於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盡林邑。北抵大漠。皆爲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百一十八里。侯君集之討高昌也。遣使約焉耆與之合勢。焉耆喜聽命。及高昌王破。焉耆王詣軍門謁見君集。且言焉耆三城。先爲高昌所奪。君集奏并高昌所掠焉耆民悉歸之。冬十二月丁酉。侯君集獻俘于觀德殿。行飲至禮。大酺三日。尋以智盛爲左武衛將軍。金城郡公。上得高昌樂工。以付太常。增九部樂爲十部。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爲盜竊。君集不能禁。爲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以爲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挂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

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主。以其有功。咸受封賞。由是觀之。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朝列。復備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斯則陛下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上乃釋之。又有告薛萬均私通高昌婦女者。萬均不服。內出高昌婦女付大理。與萬均對辨。魏徵諫曰。臣聞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辨。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纓之罪。况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二君之不逮乎。上遽釋之。侯君集馬病。艸類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指露其膿而輶之。御史劾奏其諂。左遷括州刺史。高昌之平也。諸將皆卽受賞。行軍總管阿史那社爾以無敕旨。獨不受。及別敕。旣下。乃受之。所取唯老弱救弊而已。上嘉其廉慎。以高昌所得寶刀及雜綵千段賜之。

太宗平吐谷渾

唐高祖武德二年。初。隋煬帝自征吐谷渾。吐谷渾可汗伏允以數千騎犇党項。煬帝立其質子順爲主。使統餘衆。不果入而還。會中國喪亂。伏允復還。收其故地上。受禪。順自江都還長安。上遣使與伏允連和。使擊李軌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擊軌。數遣使入請順。上遣之。太宗貞觀八年。初。吐谷渾可汗伏允遣使入貢。未返。大掠鄯州而去。上遣使讓之。徵伏允入朝。稱疾不至。仍爲其子尊王求昏。上許之。令其親迎。尊王又不至。乃絕昏。伏允復遣兵寇蘭廓二州。伏允年老。信其

臣天柱王之謀。數犯邊。又執唐使者趙德楷。上遣使諭之。十返。又引其使者臨軒親諭。以禍福。伏允終無  
悛心。六月。遣左驍衛大將軍段志玄爲西海道行軍總管。左驍衛將軍樊興爲赤水道行軍總管。將邊兵  
及契苾項之衆以擊之。冬十月辛丑。段志玄擊吐谷渾破之。追犇八百餘里。去青海三十餘里。吐谷  
渾驅牧馬而遁。十一月丁亥。吐谷渾寇涼州。己丑。下詔大舉討吐谷渾。上欲得李靖爲將。爲其老重勞  
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悅。十二月辛丑。以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節度諸軍。兵部尙書侯君集爲碛石道  
刑部尙書任城王道宗爲鄯善道。涼州都督李大亮爲且末道。岷州都督李道彥爲赤水道。利州刺史高  
甌生爲鹽澤道。行軍總管并突厥契苾之衆擊吐谷渾。

九年春正月。党項先內屬者皆叛歸吐谷渾。三月庚辰。洮州羌叛入吐谷渾。殺刺史孔長秀。夏閏四月  
癸酉。任城王道宗敗吐谷渾於庫山。吐谷渾可汗伏允悉燒野草。輕兵走入磧。諸將以爲馬無草疲瘦。未  
可深入。侯君集曰不然。羶者段志玄軍還。纔及鄯州。虜已至其城下。蓋虜猶完實。衆爲之用故也。今一敗  
之後。鼠逃鳥散。斥候亦絕。君臣攜離。父子相失。取之易於拾芥。此而不乘。後必悔之。李靖從之。中分其軍  
爲兩道。靖與薛萬均李大亮由北道。君集與任城王道宗由南道。戊子。靖部將薛孤兒敗吐谷渾於曼頭  
山。斬其名王大獲雜畜。以充軍食。癸巳。靖等敗吐谷渾於牛心堆。又敗諸赤水原。侯君集任城王道宗引  
兵行無人之境二千餘里。盛夏降霜。經破邏真谷。其地無水。人斃。冰馬噉雪。五月。追及伏允於烏海。與戰  
大破之。獲其名王薛萬均薛萬徹。又敗天柱王於赤海。赤水之戰。薛萬均薛萬徹輕騎先進。爲吐谷渾  
所圍。兄弟皆中槍。失馬步鬪。從騎死者什六七。左領軍將軍契苾何力將數百騎救之。竭力奮擊。所向披

靡萬均萬徹由是得免。李大亮敗吐谷渾於蜀渾山，獲其名王二十人，將軍執失思力敗吐谷渾於合茹川。李靖督諸軍經積石山河源，至且末，窮其西境，聞伏允在突倫川，將犇于闐，契苾何力欲追襲之，薛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虜非有城郭，隨水草遷徙，若不因其聚居襲取之，一朝雲散，豈得復傾其巢穴邪？自選驍騎千餘，直趣突倫川，萬均乃引兵從之。磧中乏水，將士刺馬血飲之，襲破伏允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雜畜二十餘萬，伏允脫身走，俘其妻子，侯君集等進逾星宿川，至柏海，還與李靖軍合。大寧王順、隋氏之甥、伏允之嫡子也，爲侍子於隋，久不得歸，伏允立它子爲太子，及歸，意常怏怏，會李靖破其國，國人窮蹙，怨天柱王，順因衆心，斬天柱王，舉國請降，伏允帥千餘騎逃磧中，十餘日，衆散稍盡，爲左右所殺。國人立順爲可汗，壬子，李靖奏平吐谷渾。乙卯，詔復其國，以慕容順爲西平郡王，趙故呂烏甘豆可汗上盧順未能服其衆，仍命李大亮將精兵數千爲其聲援。吐谷渾甘豆可汗久質中國，國人不附，竟爲其下所殺。子燕王諾曷鉢立，諾曷鉢幼，大臣爭權，國中大亂。十二月，詔兵部尙書侯君集等將兵援之，先遣使者諭解，有不奉詔者，隨宜討之。

十年春三月丁酉，吐谷渾王諾曷鉢遣使請頒曆行年號，遣子弟入侍，並從之。丁未，以諾曷鉢爲河源郡王，烏地也拔勒豆可汗。

十三年冬十二月己丑，吐谷渾王諾曷鉢來朝，以宗女爲弘化公主妻之。

十五年夏四月丁巳，果毅都尉席君買帥精兵百二十，襲擊吐谷渾，丞相宣王破之，斬其兄弟三人。初，丞相宣王專國政，陰謀襲弘化公主，劫其王諾曷鉢，犇吐蕃，諾曷鉢聞之，輕騎犇鄯善城，其臣威信王以兵

逆之。故君買爲之討誅。宣王國人猶驚擾。遣戶部尙書唐儉等慰撫之。

## 卷第二十九上

### 貞觀君臣論治

唐高祖武德九年秋八月甲子。太宗卽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九月己酉。上面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敍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紜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黑闥再合餘燼。叔父望風犇北。玄齡等運籌帷幄。坐安社稷。論功行賞。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國之至親。朕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尙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玄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日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爲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爲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爲政之體乎。冬十月甲申。民部尙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請戶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爲率。初上皇欲疆宗室。以鎮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弟及兄弟之子。雖童孺皆爲王。王者數十人。上從容問羣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

唯皇子及兄弟乃爲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爲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旣崇。多給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爲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爲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丙午。上與羣臣論止盜。或請重灑以禁之。上哂之曰。民之所以爲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十二月己巳。益州大都督竇軌奏稱獠反。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爲民父母之意邪。竟不許。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得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亦可并點。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爲不可。不肯署敕。至于數四。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姦民詐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卽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爲失信。對曰。陛下初卽位。下詔云。逋負官物。悉令蠲免。有司以爲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王升爲



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旣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爲始。散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旣徵得物。復點爲兵。何謂來年爲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常簡閱。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所謂以誠信爲治乎。上悅曰。曩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徵金甕一。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務不任羣臣。羣臣恐懼。唯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羣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又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者。不過十餘人而已。其餘皆保鄉黨。全妻子。以待有道而歸之耳。乃知百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擢爲侍御史。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其略曰。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丘其糟而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黠纒塞耳。而聽於無聲。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上召傅奕。賜之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爲吾禍。然凡有天變。卿宜盡言。皆如此。勿以前事爲懲也。上嘗謂奕曰。佛之爲教。玄妙可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莊老玄談。輔以妖幻之語。用欺愚俗。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上患吏多受賕。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民部尙書裴矩諫曰。爲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而受。乃陷人於瀆也。恐非所

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召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爲面從。儻每事皆然。何憂不治。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爲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爲忠。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動則景隨矣。

太宗貞觀元年春正月丁亥。上宴羣臣。奏秦王破陳樂。上曰。朕昔受委專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之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戡亂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上以兵部郎中戴胄忠清公直。擢爲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胄奏。據應流。上怒曰。卿欲守灋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灋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旣知其不可復斷之以灋。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灋。朕復何憂。胄前後犯顏執灋。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上令封德彝舉賢。久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

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請令御史就司檢校。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徧歷諸司。搜擿疵類。太爲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

何至貪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濫受財。罪不可赦。奈何復賜之絹。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閏三月壬申。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無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脈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矚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夏五月。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六月戊申。上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對曰。紂爲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雖同。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尙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上問公卿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言。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爲然。於是始有封建之議。秋九月辛酉。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爲殿中監。御史大夫杜淹參豫朝政。它官參豫政事自此始。淹薦刑部員外郎邱懷道。上問其行能。對曰。煬帝將幸江都。召百官問行留之計。懷道爲吏部主事。獨言不可。臣親見之。上曰。卿稱懷道爲是。何爲自不正諫。對曰。臣爾日不居重任。又知諫不從。徒死無益。上曰。卿知煬帝不可諫。何爲立其朝。旣立其朝。何得不諫。卿仕隋容可云位卑。後仕王世充。尊顯矣。何得亦不諫。對曰。臣於世充非不諫。但不從耳。上

曰。世充若賢而納諫。不應亡國。若暴而拒諫。卿何得免禍。淹不能對。上曰。今日可謂尊任矣。可以諫未。對曰。願盡死。上笑。冬十二月。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它日徵入見。言於上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興喪。尙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吾已悔之。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爲良臣。勿爲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臯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臣。龍逢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五百匹。上神采英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冀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愎諫自賢。其臣阿諛順旨。君旣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旣弑。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此爲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追入宿衛。上謂之曰。朕以天下爲家。惟賢是與。豈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讟者。與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爲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

有得免者。亦爲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各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吏受賕抵瀆。與帝王徇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爲人所笑也。郇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長安李乾祐諫曰。瀆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上悅。免仁軌死。以乾祐爲侍御史。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史義豐張行成跪奏曰。天子以四海爲家。不當有東西之異。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自是每有大政。常使預議。

二年春正月。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爲而明。何爲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異。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亡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二月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懼。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上謂房玄齡等曰。爲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顛爲隋相。公

平議治體。隋之興亡。繫類之存沒。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瀆前世之賢相也。夏四月。太常少卿祖孝孫。以爲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孫等奏新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憂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爲公奏之。公豈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臣光曰。臣聞垂能目制方圓。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禮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禮樂焉。故工人執垂之規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遠世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知其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功邪。夫禮樂有本有末。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於身。興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此數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捨之。求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是以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王莽建義和考律呂。非不精也。而不能救漸。

臺之禍。晉武帝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陽之災。梁武帝立四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之辱。然則雖韶夏濩武之音。具存於世。苟其餘不足以稱之。曾不能化一夫。況四海乎。是猶執垂之規。矩而無工與材。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况齊陳淫昏之主。亡國之音。暨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無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於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亂。何異賭拳石而輕泰山乎。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作樂。皆妄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惜哉。六月戊子。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奧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爲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畿內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見蝗掇數枚。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恐爲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識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悅。賜絹二百段。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所好者。唯堯舜周孔之道。以爲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秋七月。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夫養稂莠者。害嘉穀。赦有罪。

者賊良民。故朕卽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九月，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無瑞不害爲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害爲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爲至治乎？丁未，詔自今大瑞聽表，聞自外諸瑞，申所司而已。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上問王珪曰：近世爲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對曰：漢世尙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冬十二月壬午，以黃門侍郎王珪爲守侍中，上嘗問居與珪語，有美人侍側，上指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爲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尙在左右，臣以爲聖心是之也。上悅，卽出之，還其親族。上使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上責之。溫彥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竊以爲不可。上怒曰：朕寘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爲孝孫遊說邪？彥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上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溫彥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爲此不盡言也。上曰：爲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坐臥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爲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已上，各舉堪爲縣令者，以名聞。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爲，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



三年春二月戊寅以房玄齡爲左僕射杜如晦爲右僕射以尚書右丞魏徵守祕書監參預朝政三月丁巳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爲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才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己長格物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玄齡雖蒙寵待或以事被譴輒累日詣朝堂稽顙請罪恐懼若無所容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比見漢書載子虛上林賦浮華無用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當載之夏四月乙亥上皇徙居弘義宮更名大安宮甲午上始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爲何必擇才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冬十二月乙酉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非獨匹夫如是帝王亦然帝王內蘊神明外當玄默故易稱以蒙養正以明夷蒞衆若位居尊極炫燿聰明以才陵人飾非拒諫則下情不通取亡之道也上深善其言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治書侍御史萬年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侯君集推之魏徵諫曰玄齡珪皆朝廷舊臣素以忠直爲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人不當察其情終非阿私若推得其事則皆不可信豈得復當重任且萬

紀比來恒在考堂。曾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論。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謁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裨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釋不問。

四年春二月甲寅。以御史大夫溫彥博爲中書令。守侍中。王珪爲侍中。守戶部尙書。戴胄爲戶部尙書。參預朝政。太常少卿蕭瑀爲御史大夫。與宰臣參議朝政。三月甲申。蔡成公杜如晦薨。夏六月乙卯。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以爲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爲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臣見隋氏初營宮室。近山無大木。皆致之遠方。二千人曳一柱。以木爲輪。則憂摩火出。乃鑄鐵爲轂。行一二里。鐵轂輒破。別使數百人齎鐵轂。隨而易之。盡日不過行二三十里。計一柱之費。已用數十萬功。則其餘可知矣。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卽爲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綵二百匹。秋七月乙丑。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爲治。每臨朝。或至日昃。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殮而食。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

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敢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奏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下之不治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便者皆應執奏毋得阿從不盡己意冬十二月諸宰相待宴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爲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胄恥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爲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爲然衆亦服其確論上之初卽位也嘗與羣臣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化譬猶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饑米斗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是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上謂長孫無忌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旣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

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房玄齡奏閱府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久安，此乃朕之甲兵也。

五年秋九月，上修仁壽宮，更命曰九成宮。又將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表諫，以亂離甫爾，百姓彫弊，帑藏空虛，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上嘉之曰：戴胄於我非親，但以忠直體國，知無不言，故以官爵酬之耳。久之，竟命將作大匠竇璡修洛陽宮。璡鑿池築山，雕飾華靡。上怒，遽命毀之，免璡官。初，上令羣臣議封建。魏徵議以爲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必致厚斂。又京畿賦稅不多，所資畿外。若盡以封國邑，經費頓闕。又燕秦趙代俱帶外夷，若有警急，追兵內地，難以犇赴。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爲運祚修短，定命自天。堯舜大聖，守之而不能固；漢魏微賤，拒之而不能却。今使勳戚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後，將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令之迭居也。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爲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使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爲置官寮，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爲條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十一月丙辰，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爲條例，定等級以聞。冬十二月，上謂侍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熟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君爲之徹樂減膳，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爲之不啖酒肉。但未有著令。又百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

樂皆令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衆。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惟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己之所欲，惡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康國求內附，上曰：前代帝王好招求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爲也。遂不受。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服，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日，唯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交安，臣不以爲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上嘗與侍臣論獄，魏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帝令於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訊取服。凡二千餘人。帝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怪其多試，尋其狀內五人，嘗爲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豈唯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亡。公等宜戒之。六年春正月，文武官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禪爲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久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數尺之土。然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羣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爲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爲不可封禪。對曰：陛下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尙虛，而車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今自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尙希，灌莽極目。此乃引戎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况賞賚不貲，未

厭遠人之望。給復連年。不償百姓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事遂寢。三月。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特愛之。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后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爲夫婦。曲承恩禮。每言必先候顏色。不敢輕犯威嚴。况以人臣之疎遠。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絹四百匹。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今見之。故以相賞。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爲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秋七月辛未。宴三品已上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中外久安。皆公卿之力。然隋煬帝威加夷夏。頡利跨有北荒。統葉護雄據西域。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彊盛。以自滿也。閏月乙卯。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爲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爲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視之。更覺斌媚。正爲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盡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色乎。戊辰。祕書少監虞世南上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世差勝耳。然卿適視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如或

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冬十二月癸丑。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書令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怠於爲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此其所以異耳。帝拊掌大笑曰。誠有是事。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輩以爲事小。不復執奏。夫事無不由小以致大。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關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而亡。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爲朕思煬帝之亡。朕常爲公輩念關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上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旣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

七年冬十二月。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臣觀百司奏常事。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者。佛意觸忌。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忌。臨朝對羣臣。多不語。朕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體耳。

八年冬十二月。中牟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玄齡等曰。德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帝時。上書云。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復敢言。乃賜絹二十四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史。

九年春三月。上謂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如饑人自噉其肉。肉盡而

斃。何其愚也。然二主孰爲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己。雖同爲亡國。齊王尤劣也。

十年秋八月丙子。上謂羣臣曰。朕開直言之語。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訐人細事。自今復有爲是者。朕當以讒人罪之。冬十二月。魏王泰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帝時。一品以下。皆爲諸王所頓躓。彼豈非天子兒邪。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聞三品以上。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乎。房玄齡等皆惶懼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羣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羣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足法乎。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羣臣之忿。自謂不疑。及聞徵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上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爲姦。自今變灋。皆宜詳慎而行之。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爲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爲私藏。卿欲以桓靈俟我邪。是日黜萬紀。使還家。十一年春正月。上作飛山宮。庚子。特進魏徵上疏。以爲煬帝恃其富彊。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爲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基而增廣。襲舊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



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二月，上至顯仁宮，官吏以闕儲侍有被譴者。魏徵諫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餽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三月，庚子，上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於民。今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夏四月，己卯，魏徵上疏以爲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挹損，遇逸樂則思撙節。在宴安則思後患，防擁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爲而治。又何必勞神苦體，以代百司之任哉。五月壬申，魏徵上疏以爲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且以隋之府庫倉廩，戶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然隋以富彊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

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秋七月。魏徵上疏。以爲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有敗。况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於正道。斯可略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也。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乙未。車駕還洛陽。詔洛陽宮爲水所毀者。少加修繕。纔令可居。自外衆材。給城中壞廬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極言朕過。壬寅。廢明德宮及飛山宮之玄圃院。給遭水者。八月甲子。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朕遊獵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後苑。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惟恐不聞其過。陛下既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陳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於國。若其無取。亦無所損。上曰。公言是也。皆勞而遣之。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爲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武之業。爲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持當年而已。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書。曾無事實。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

極欲而不至於亂。曩使高祖之後，卽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乎？又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爲儉。夫昧且不顯，後世猶怠。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尙復如此。况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爲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修於可修之時，不可悔之於旣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履行，在於今日爲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爲久長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陛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卽位，囚禁諸王，但無繹綫耳。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爲。今朝廷唯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已上，各舉一人。冬十月，上獵於洛陽苑，有羣豕突出林中，上引弓四發，殪四豕。有豕突出，及馬銜，民部尙書唐儉投馬搏之，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邪？何懼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爲之罷獵，尋加光祿

大夫。

十二年春三月辛亥。著作佐郎鄧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令。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足爲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皆有文集。行於世。何救於亡。爲人主。患無德政。文章何爲。遂不許。丙子。以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繩愆糾繆。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爲憂。故德義日新。今以旣治爲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爲猶往年也。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可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卽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洛陽宮。陛下下悲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秋九月甲寅。上問侍臣。帝王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旣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

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

十三年春二月上。旣詔宗室羣臣襲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爲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侍

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爲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變繫之惡。已彰。與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明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疇其戶邑。必有材行。隨器授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司空趙州刺史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稱承恩以來。形影相弔。若履春冰。宗戚憂虞。如寘湯火。緬惟三代封建。蓋由力不能制。因而利之。禮樂節文。多非己出。兩漢罷侯置守。蠲除曩弊。深協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紊聖朝綱紀。且後世愚幼不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延世之賞。致成勦絕之禍。良可哀愍。願停渙汗之旨。賜其性命之恩。無忌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且言臣披荆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彊公等以茅土邪。庚子。詔停世封刺史。夏五月甲寅。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以爲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爲頃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興邦之至言。上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村史官。仍賜徵黃金十斤。廐馬二匹。冬十一月戊辰。尙書左丞劉洎爲黃門侍郎。參知政事。

十四年冬十二月。魏徵上疏。以爲在朝羣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陛下寬於大事。急於小罪。臨時責怒。未免愛憎。夫委大臣以大體。責小臣以小事。爲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治。其可得乎。若任

以大官求其細過。刀筆之吏順旨承風，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陳也則以爲心不伏辜，不言也則以爲所犯皆實。進退惟谷，莫能自明。則苟求免禍，矯僞成俗矣。上納之。上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徵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及此言，宗廟社稷之福也。右庶子張玄素少爲刑部令史，上嘗對朝臣問之曰：卿在隋何官？對曰：縣尉。又問未爲尉時何官？對曰：流外。又問何曹？玄素恥之，出閣殆不能步。色如死灰。諫議大夫褚遂良上疏以爲君能禮其臣，乃能盡其力。玄素雖出塞徼，陛下重其才，擢至三品，翼贊皇儲，豈可復對羣臣窮其門戶，棄宿昔之恩，成一朝之恥，使之鬱結於懷，何以責其伏節死義乎？上曰：朕亦悔此問。卿疏深會我心。遂良亮之子也。孫伏伽與玄素在隋皆爲令史，伏伽或於廣坐自陳往事，一無所隱。言事者多請上親覽表奏，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體，必使陛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

十五年秋七月丙子，上指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旣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恆其德，勞擾實多。冬十二月，上問魏徵：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關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昌言，良爲此也。房玄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玄齡等亦何所謝？玄齡等爲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皆無不應。知者使所營爲是，當助陛下成之；爲非，當請陛下罷之。問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

也。上甚愧之。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爲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爲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撥亂反正。羣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尊。乃與羣臣校功爭能。臣竊爲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十六年夏四月壬子。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爲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誠然。秋七月戊午。以長孫無忌爲司徒。房玄齡爲司空。特進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爲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爲而然。漸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嘗以至公爲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以遂其所尚。徵上表謝。上手詔稱處卿至此。蓋爲黎元與國家。豈爲一人。何事過謝。冬十一月壬申。上曰。朕爲兆民之主。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輕徭薄斂。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高祖之入關也。隋武勇郎將馮翊党仁弘將兵二千餘人歸高祖於蒲坂。從平京城。尋除陝州總管。大軍東討。仁弘轉餉不絕。歷南寧戎廣州都督。仁弘有才略。所至著聲迹。上甚器之。然性貪。罷廣州。爲人所訟。賊百餘萬。罪當死。上謂侍臣曰。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弘。哀其白首就戮。方哺食。遂命撤案。然爲之求生。理終不可得。今欲曲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壬午朔。上復召五品已上。就太極殿前。謂曰。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

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赦之。是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藁於南郊。日一進蔬食。以謝罪於天。三日。房玄齡等皆曰。生殺之柄。人主所得專也。何至自貶責如此。上不許。羣臣頓首固請於庭。自旦至日暮。上乃降手詔。自稱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以公等固諫。且依來請。於是黜仁弘爲庶人。徙欽州。上問侍臣曰。自古或君亂而臣治。或君治而臣亂。二者孰愈。魏徵對曰。君治則善惡賞罰當。臣安得而亂之。苟爲不治。縱暴懷諫。雖有良臣。將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能救亡耳。烏足爲治哉。

十七年春正月。鄭文貞公魏徵薨。上思徵之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爲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爲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亡一鏡矣。二月壬午。上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爲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爲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爲改。如此欲無危亡得乎。時皇子爲都督刺史者多幼稚。遂良上疏。以爲漢宣帝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今皇子幼稚。未知從政。不若或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爲然。丁未。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初。上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爲心。異於前世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爲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聖德在躬。舉



無過事。史官所述。義歸盡善。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傳示子孫。竊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所以前代不觀。蓋謂此也。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等。刪爲高祖今上實錄。癸巳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朕之所爲。亦類是耳。史官何諱焉。卽命削去浮辭。直書其事。

十八年夏四月。上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則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無不慙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賞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上好文學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至尊。徒思自彊。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虛襟以納其說。猶恐羣下未敢對敷。况動神機。縱天辯。飾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覺。後必爲累。須爲社稷自愛。豈爲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彊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上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秋八月壬子。上謂司徒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爲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悅。朕欲面舉公等得失。以相戒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

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鯁規諫耳。唐儉言辭辯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楊師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恆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益益然。其意尙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九月。以諫議大夫褚遂良爲黃門侍郎。參預朝政。

二十年秋九月。特進同中書門下三品宋公蕭瑀。性狷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衆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上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爲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何至頓迷臧否。乃至於是。瑀內不自得。旣數忤旨。上亦銜之。但以其忠言居多。未忍廢也。上嘗謂張亮曰。卿旣事佛。何不出家。瑀因自請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桑門。今不違公意。瑀須臾復進曰。臣適思之。不能出家。上以瑀對羣臣。發言反覆。尤不能平。會稱足疾不朝。或至朝堂。而不入。見上。知瑀意終快快。冬十月。手詔數其罪曰。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未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旣往。至若梁武窮心於釋氏。簡文銳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及乎三淮沸浪。五嶺騰煙。假餘息於熊蹯。引殘魂於雀鷲。子孫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爲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瑀踐覆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棄公就私。未明隱顯之際。身俗口道。莫辯邪正之心。修累葉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違忤君主。下則扇習浮華。自請出家。尋復違異。一迴

一惑在於瞬息之間。自可自否。變於帷宸之所。乖棟梁之禮。豈具瞻之量乎。朕隱忍至今。瑀全無悛改。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冬十二月。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以爲玄齡自義旗之始。翼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貞觀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爲最。自非有罪在不赦。搢紳同尤。不可遐棄。陛下若以其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棄數十年之勳。舊上遽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久之。上幸芙蓉園。玄齡敕子弟汛掃門庭曰。乘輿且至。有頃。上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二十一年夏五月庚辰。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諭其故。諸公各帥意以實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各疾勝己者。朕見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寘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爲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秋八月己丑。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手詔曰。五岳陵霄。四海亘地。納汙藏疾。無損高深。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無罪。是其狂也。譬如尺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丑。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

農闋武崇文且曰修身治國備在其中一旦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爲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爲下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臺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爲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爲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秋七月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齡留守京師疾篤上徵赴玉華宮肩輿入殿至御座側乃下相對流涕因留宮下聞其小愈則喜形於色加劇則憂悴玄齡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語見唐平遼東玄齡子遺愛尙上女高陽公主上謂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尙能憂我國家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癸卯薨 柳芳曰玄齡佐太宗定天下及終相位凡三十二年天下號爲賢相然無跡可尋德亦至矣故太宗定禍亂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諍而房杜讓其賢莫衛善將兵而房杜行其道理致太平善歸人主爲唐宗臣宜哉

唐平遼東

唐高祖武德四年秋七月乙丑高句麗王建武遣使入貢建武元之弟也

五年 上以隋末戰士多沒於高麗是歲賜高麗王建武書使悉遣還亦使州縣索高麗人在中土者遣歸其國建武奉詔遣還中國民前後以萬數

七年春二月丁未高麗王建武遣使來請班曆遣使冊建武爲遼東郡王高麗王以百濟王夫餘璋爲帶

方郡王。新羅王金眞平爲樂浪郡王。

九年。新羅百濟高麗三國有宿仇。迭相攻擊。上遣國子助教朱子奢往諭旨。三國皆上表謝罪。太宗

貞觀五年。新羅王金眞平卒。無嗣。國人立其女善德爲王。

十五年秋七月。上遣職方郎中陳大德使高麗。八月己亥。自高麗還。大德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勝處。吾欲觀之。守者喜導之遊。歷無所不至。往往見中國人。自云家在某郡。隋末從軍沒於高麗。高麗妻以遊女。與高麗錯居。殆將半矣。因問親戚存沒。大德給之曰。皆無恙。咸涕泣相告。數日後。隋人望之而哭者。徧於郊野。大德言於上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數。上曰。高麗本四郡地耳。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之。別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勢。取之不難。但山東州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

十六年冬十一月丁巳。營州都督張儉奏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弑其王武。蓋蘇文凶暴多不法。其王及大臣議誅之。蓋蘇文密知之。悉集部兵。若校閱者。并盛陳酒饌於城南。召諸大臣共臨視。勒兵盡殺之。死者百餘人。因馳入宮。手弑其王。斷爲數段。棄溝中。立王弟子藏爲王。自爲莫離支。其官如中國吏部兼兵部尙書也。於是號令遠近。專制國事。蓋蘇文狀貌雄偉。意氣豪逸。身佩五刀。左右莫敢仰視。每上下馬。常令貴人武將伏地而履之。出行必整隊伍。前導者長呼。則人皆奔迸。不避阨谷。路絕行者。國人甚苦之。亳州刺史裴思莊奏請伐高麗。上曰。高麗王武職貢不絕。爲賊臣所弑。朕哀之甚深。固不忘也。但因喪乘亂而取之。雖得之不貴。且山東彫弊。吾未忍言用兵也。

十七年夏六月丁亥。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也。上曰。蓋蘇文弑其君而專國政。誠不可忍。以今日兵力取之。不難。但不欲勞百姓。吾欲且使契丹靺鞨擾之。何如。長孫無忌曰。蓋蘇文自知罪大。畏大國之討。必嚴設守。備陛下姑爲之隱忍。彼得以自安。必更驕惰。愈肆其惡。然後討之。未晚也。上曰。善。戊辰。詔以高麗王藏爲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遣使持節册命。秋九月庚辰。新羅遣使言百濟攻取其國四十餘城。復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農丞相里玄獎齎書賜高麗曰。新羅委質國家。朝貢不乏。爾與百濟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發兵擊爾國矣。

十八年春正月。相里玄獎至平壤。莫離支已將兵擊新羅。破其兩城。高麗王使召之。乃還。玄獎諭使勿攻新羅。莫離支曰。昔隋人入寇新羅。乘蹙侵我地五百里。自非歸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獎曰。旣往之事。焉可追論。至於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中國尙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支竟不從。二月乙巳朔。玄獎還。具言其狀。上曰。蓋蘇文弑其君。賊其大臣。殘虐其民。今又違我詔命。侵暴鄰國。不可以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指麾。則中原清晏。顧眄。則四夷讐服。威望大矣。今乃渡海遠征小夷。若指期克捷。猶可也。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興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世勣曰。聞者薛延陁入寇。陛下欲發兵窮討。魏徵諫而止。使至今爲患。彘用陛下之策。北鄙安矣。上曰。然。此誠徵之失。朕尋悔之。而不欲言。恐塞良謀。故也。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爲天下譬猶一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支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將四五萬衆。杖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太子新立。年尙幼稚。自餘藩屏。陛

下所知。一旦棄金湯之全。踰遼海之險。以天下之君。輕行遠舉。皆愚臣之所甚憂也。上不聽。時羣臣多諫。征高麗者。上曰。八堯九舜。不能冬種。野夫童子。春種而生。得時故也。夫天有其時。人有其功。蓋蘇文陵上。虐下民。延頸待救。此正高麗可亡之時也。議者紛紜。但不見此耳。上將征高麗。秋七月辛卯。勅將作大匠閻立德等。詣洪饒江三州造船四百艘。以載軍糧。甲午。下詔遣營州都督張儉等。帥幽營二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擊遼東。以觀其勢。以太常卿韋挺爲饋運使。以民部侍郎崔仁師副之。自河北諸州。皆受挺節度。聽以便宜從事。又命太僕少卿蕭銳運河南諸州糧入海。銳瑀之子也。九月乙未。鴻臚奏高麗莫離支貢白金。褚遂良曰。莫離支弑其君。九夷所不容。今將討之。而納其金。此郤鼎之類也。臣謂不可受。上從之。上謂高麗使者曰。汝曹皆事高武。有官爵。莫離支弑逆。汝曾不能復讎。今更爲之遊說。以欺大國。罪孰大焉。悉以屬大理。冬十月甲寅。車駕行幸洛陽。十一月壬申。至洛陽。前宜州刺史鄭元璿已致仕。上以其常從。隋煬帝伐高麗。詔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可猝下。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張儉等值遼水漲。久不得濟。上以爲畏懦。召儉詣洛陽。至具陳山川險易。水草美惡。上悅。上聞洺州刺史程名振善用兵。召問方略。嘉其才敏。卽日拜右驍衛將軍。甲午。以刑部尙書張亮爲平壤道行大軍總管。帥江淮嶺峽兵四萬。長安洛陽募士三千。戰艦五百艘。自萊州泛海趨平壤。又以太子詹事左衛率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二州降胡趣遼東。兩軍合勢並進。庚子。諸軍大集於幽州。遣行軍總管姜行本。少府少監丘行淹。先督衆工造梯衝於安蘿山。時遠近勇士應募及獻攻城器械者。不可勝數。上皆親加損益。取其便易。又手詔諭天下。以高麗蓋蘇文弑主虐

民情何可忍。令欲巡幸幽薊。問罪遼碣。所過營頓。無爲勞費。且言昔隋煬帝殘暴其下。高麗王仁愛其民。以思亂之軍。擊安和之衆。故不能成功。今略言必勝之道有五。一曰以大擊小。二曰以順討逆。三曰以治乘亂。四曰以逸敵勞。五曰以悅當怨。何憂不克。布告元元。勿爲疑懼。於是凡頓舍供費之具。減者太半。十一月辛丑。武陽懿公李大亮卒於長安。遺表請罷高麗之師。甲寅。詔諸軍及新羅百濟奚契丹分道擊高麗。

十九年春二月庚戌。上自將諸軍發洛陽。以特進蕭瑀爲洛陽宮留守。乙卯。詔朕發定州後。宜令皇太子監國。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尉遲敬德上言。陛下親征遼東。太子在定州。長安洛陽。心腹空虛。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夷。不足以勤萬乘。願遣偏師征之。指期可殄。上不從。以敬德爲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癸亥。上至鄴。自爲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不足。是月。李世勣軍至幽州。三月丁丑。車駕至定州。丁亥。上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朕今東征。欲爲中國報子弟之讎。高麗雪君父之恥耳。且方隅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朕自發洛陽。惟噉肉飯。雖春蔬亦不之進。懼其煩擾故也。上見病卒。召至御榻前。存慰。付州縣療之。士卒莫不感悅。有不預征名。自願以私裝從軍。動以千計。皆曰。不求縣官勳賞。惟願効死遼東。上不許。上將發。太子悲泣數日。上曰。今留汝鎮守。輔以俊賢。欲使天下識汝風采。夫爲國之要在於進賢。退不肖。賞善罰惡。至公無私。汝當努力行此。悲泣何爲。命開府儀同三司高士廉攝太子太傅。與劉洎馬周少詹事張行成右庶子高季輔同掌機務。輔太子。長孫無忌岑文本與吏部尚書楊師道從行。壬辰。車駕發定州。親佩弓矢。



手結雨衣於鞍後。命長孫無忌攝侍中。楊師道攝中書令。李世勣軍發柳城。多張形勢。若出懷遠鎮者。而潛師北趣甬道。出高麗不意。夏四月戊戌朔。世勣自通定濟遼水。至玄菟。高麗大駭。城邑皆閉門自守。壬寅。遼東道副大總管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折衝都尉曹三良引十餘騎直壓城門。城中驚擄。無敢出者。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爲前鋒。進渡遼水。趨建安城。破高麗兵。斬首數千級。丁未。車駕發幽州。上悉以軍中資糧器械簿書委岑文本。文本夙夜勤力。躬自料配。籌筆不去手。精神耗竭。言辭舉措頗異平日。上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是日遇暴疾而薨。其夕上聞嚴鼓聲曰。文本殞沒。所不忍聞。命撤之時。右庶子許敬宗在定州。與高士廉等共知機要。文本薨。上召敬宗以本官檢校中書侍郎。壬子。李世勣江夏王道宗攻高麗蓋牟城。丁巳。車駕至北平。癸卯。李世勣等拔蓋牟城。獲二萬餘口。糧十餘萬石。張亮帥舟師自東萊渡海襲畢沙城。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可上。程名振引兵夜至。副總管王大度先登。五月己巳。拔之。獲男女八千口。分遣總管丘孝忠等。曜兵於鴨綠水。李世勣進至遼東城下。庚午。車駕至遼澤。泥淖二百餘里。人馬不可通。將作大匠閻立德布土作橋。軍不留行。壬申。度澤東。乙亥。高麗步騎四萬救遼東。江夏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中皆以爲衆寡懸絕。不若深溝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衆有輕我心。遠來疲頓。擊之必敗。且吾屬爲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遣君父乎。李世勣以爲然。果毅都尉馬文舉曰。不遇勅敵。何以顯壯士策。馬趨敵所向。皆靡。衆心稍安。既合戰。行軍總管張君義退走。唐兵不利。道宗收散卒。登高而望。見高麗陣亂。與驍騎數十衝之。左右出入。李世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斬首千餘級。丁丑。車駕度遼水。撤橋以堅士卒之心。軍於馬首山。勞賜江夏

王道宗超拜馬文舉中郎將。斬張君義。上自將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土填塹。上分其尤重者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李世勣攻遼東城。晝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數百重。鼓譟聲震天地。甲申。南風急。上遣銳卒登衝竿之末。爇其西南樓。火延燒城中。因麾將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遂克之。所殺萬餘人。得勝兵萬餘人。男女四萬口。以其城爲遼州。乙未。進軍白巖城。丙申。右衛大將軍李思摩中弩矢。上親爲之吮血。將士聞之。莫不感動。烏骨城遣兵萬餘爲白巖聲援。將軍契苾何力以勁騎八百擊之。何力挺身陷陳。槊中其腰。尙輦奉御薛萬備單騎往救之。拔何力於萬衆之中而還。何力氣益憤。束瘡而戰。從騎奮擊。遂破高麗兵。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會暝而罷。萬備萬徹之弟也。六月丁酉。李世勣攻白巖城。西南上臨其西北。城主孫代音潛遣腹心請降。臨城投刀鉞爲信。且曰。奴願降。城中有不從者。上以唐幟與其使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音建幟。城中人以爲唐兵已登城。皆從之。上之克遼東也。白巖城請降。旣而中悔。上怒其反覆。令軍中曰。得城當悉以人物賞戰士。李世勣見上將受其降。帥甲士數十人請曰。士卒所以爭冒矢石。不顧其死者。貪虜獲耳。今城垂拔。奈何更受其降。孤戰士之心。上下馬謝曰。將軍言是也。然縱兵殺人而虜其妻孥。朕所不忍。將軍麾下有功者。朕以庫物賞之。庶因將軍贖此一城。世勣乃退。得城中男女萬餘口。上臨水設幄受其降。仍賜之食。八十以上賜帛。有差。他城之兵在白巖者。悉慰諭給糧仗。任其所之。先是遼東城長史爲部下所殺。其省事奉其妻子奔白巖。上憐其有義。賜帛五匹。爲長史造靈輿。歸之平壤。以白巖城爲巖州。以孫代音爲刺史。契苾何力瘡重。上自爲傅藥。推求得刺何力者。高突勃。付何力使自殺之。何力奏稱彼爲其主冒白刃刺臣。乃忠勇之士也。與之

初不相識。非有怨讎。遂捨之。初莫離支遣加尸城七百人戍蓋牟城。李世勣盡虜之。其人請從軍自効。上曰。汝家皆在加尸。汝爲我戰。莫離支必殺汝妻子。得一人之力。而滅一家。吾不忍也。戊戌。皆廩賜遣之。己亥。以蓋牟城爲蓋州。丁未。車駕發遼東。丙辰。至安市城。進兵攻之。丁巳。高麗北部耨薩延壽。惠真帥高麗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上謂侍臣曰。今爲延壽策有三。引兵直前連安市城爲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潦爲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城中之衆。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羣雄。外服戎狄。獨立爲帝。此命世之材。今舉海內之衆而來。不可敵也。爲吾計者。莫若頓兵不戰。曠日持久。分遣奇兵。斷其運道。糧食旣盡。求戰不得。欲歸無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去安市城四十里。上猶恐其低徊不至。命左衛大將軍阿史那社爾將突厥千騎以誘之。兵始交而僞走。高麗相謂曰。易與耳。競進乘之。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而陳。上悉召諸將問計。長孫無忌對曰。臣聞臨敵將戰。必先觀士卒之情。臣適行經諸營。見士卒聞高麗至。皆拔刀結旆。喜形於色。此必勝之兵也。陛下未冠。身親行陳。凡出奇制勝。皆上稟聖謀。諸將奉成算而已。今日之事。乞陛下指蹤。上笑曰。諸公以此見讓。朕當爲諸公商度。乃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望之。觀山川形勢。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高麗靺鞨合兵爲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根。則數十萬之衆。可不戰而降。上不應。遣使給延壽曰。我以爾國疆臣弑其主。故來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心。入爾境芻粟不給。故取爾數城。俟爾國修臣禮。則所失必復矣。延壽信之。不復設備。上夜召文武計事。命李世勣將

步騎萬五千。陳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爲奇兵。自山北出於狹谷。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挾鼓角。偃旗幟。登北山。上敕諸軍。聞鼓角。齊出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戊午。延壽等獨見。李世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陳已亂。會有雷電。龍門人薛仁貴著奇服。大呼陷陳。所向無敵。高麗兵披靡。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斬首二萬餘級。上望見仁貴。召見拜游擊將軍。仁貴安都之六世孫名禮。以字行。延壽等將餘衆。依山自固。上命諸軍圍之。長孫無忌悉撤橋梁。斷其歸路。己未。延壽惠真帥其衆三萬六千八百人請降。入軍門。膝行而前。拜伏請命。上語之曰。東夷少年。跳梁海曲。至於摧堅決勝。故當不及老人。自今復敢與天子戰乎。皆伏地不能對。上簡樸薩已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餘皆縱之使還平壤。皆雙舉手。以額頓地。歡呼聞數十里外。收靺鞨三千三百人。悉阮之。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鐵甲萬領。佗器械稱是。高麗舉國大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驛書報太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爲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駐蹕山。秋七月辛未。上徙營安市城東嶺。己卯。詔標識戰死者尸。俟軍還與之俱歸。戊子。以高延壽爲鴻臚卿。高惠真爲司農卿。張亮軍過建安城下。壁壘未固。士卒多出樵牧。高麗兵奄至。軍中駭擾。亮素怯。踞胡床直視。不言。將士見之。更以爲勇。總管張金樹等鳴鼓勒兵。擊高麗破之。八月甲辰。候騎獲莫離支。諜者高竹離反。接詣軍門。上召見。解縛問曰。何瘦之甚。對曰。竊道間行。不食數日矣。命賜之食。謂曰。爾爲諜。宜速反。命爲我寄語莫離支。欲知軍中消息。可遣人徑詣吾所。何必間行辛苦也。竹離徒跣。上賜履而遣之。丙午。徙營於安市城南。上在遼外。凡置營。但明斥候。不爲塹壘。雖逼其城。

高麗終不敢出爲寇抄。軍士單行野宿。如中國焉。上之克白巖也。謂李世勣曰。吾聞安市城險而兵精。其城主材勇。莫離支之亂。城守不服。莫離支擊之不能下。因而與之。建安兵弱而糧少。若出其不意。攻之必克。公可先攻建安。建安下則安市在吾腹中。此兵法所謂城有所不攻者也。對曰。建安在南。安市在北。吾軍糧皆在遼東。今踰安市而攻建安。若賊斷吾運道。將若之何。不如先攻安市。安市下則鼓行而取建安耳。上曰。以公爲將。安得不用公策。勿誤吾事。世勣遂攻安市。安市人望見上旗蓋。輒乘城鼓譟。上怒。世勣請克城之日。男子皆阬之。安市人聞之益堅守。攻久不下。高延壽高惠真請於上曰。奴旣委身大國。不敢不獻其誠。欲天子早成大功。奴得與妻子相見。安市人顧惜其家人。自爲戰。未易猝拔。今奴以高麗十餘萬。望旗沮潰。國人膽破。烏骨城耨薩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言。張亮兵在沙城。召之信宿可至。乘高麗兇懼。併力拔烏骨城。度鴨綠水。直取平壤。在此舉矣。上將從之。獨長孫無忌以爲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虜。衆猶十萬。若向烏骨皆躡吾後。不如先破安市。取建安。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上乃止。諸軍急攻安市。上聞城中雞犬聲。謂李世勣曰。圍城積久。城中煙火日微。今雞犬甚喧。此必饗士。欲夜出襲我。宜嚴兵備之。是夜高麗數百人縋城而下。上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首數十級。高麗退走。江夏王道宗督衆築土山於城東南隅。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戰。日六七合。衝車礮石。破其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其缺。道宗傷足。上親爲之針。築山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十萬。山頂去城數丈。下臨城中。道宗使果毅傳伏愛將兵屯山頂。以備敵。山頽壓城。城崩。會伏愛私離所部。高

麗數百人從城缺出戰。遂奪據土山。塹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詣旗下請罪。上曰。汝罪當死。但朕以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且有破蓋牟遼東之功。故特赦汝耳。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癸未。敕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屏跡不出。城主登城拜辭。上嘉其固守。賜縑百匹。以勵事君。命李世勣江夏王道宗將步騎四萬爲殿。乙酉。至遼東。丙戌。渡遼水。遼澤泥濘。車馬不通。命長孫無忌將萬人。翦草填道。水深處以車爲梁。自上繫薪於馬韜。以助役。冬十月丙申朔。上至蒲溝。駐馬督填道。諸軍度渤澥水。暴風雪。士卒沾濕多死者。敕然火於道。以待之。凡征高麗。拔玄菟。橫山。蓋牟。磨米。遼東。白巖。卑沙。麥谷。銀山。後黃十城。徙遼蓋巖三州戶口入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大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製碑。召其妻子詣行在。勞賜之。丙午。至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臨哭盡哀。其父母聞之曰。吾兒死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丙辰。上聞太子奉迎將至。從飛騎三千人馳入臨渝關。道逢太子。上之發定州也。指所御褐袍謂太子曰。俟見汝。乃易此袍耳。在遼左雖盛暑。流汗弗之易。及秋穿敗。左右請易之。上曰。軍士衣多弊。吾獨御新衣可乎。至是太子進新衣。乃易之。諸軍所虜高麗民萬四千。口先集幽州。將以賞軍士。上愍其父子夫婦離散。命有司平其直。悉以錢布贖爲民。歡呼之聲。三日不息。十一月辛未。車駕至幽州。高麗民迎於城東。拜舞號呼。宛轉於地。塵埃彌望。丙戌。車駕至定州。壬辰。

車駕發定州。戊申至并州。

二十年春二月乙未。上發并州。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上謂李靖曰。吾以天下之衆。困於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顧問江夏王道宗。具陳在。駐驛時。乘虛取平壤之言。上悵然曰。當時忽忽。吾不憶也。閏月戊戌。罷遼州都督府及巖州。夏五月甲寅。高麗王藏及莫離支。蓋金遣使謝罪。并獻二美女。上還之。金卽蘇文也。上自高麗還。蓋蘇文益驕恣。雖遣使奉表。其言率皆詭誕。又待唐使者倨慢。常窺伺邊隙。屢敕令勿攻新羅。而侵陵不止。壬申。詔勿受其朝貢。更議討之。丙戌。車駕至京師。

二十一年。上將復伐高麗。朝議以爲高麗依山爲城。攻之不可猝拔。前大駕親征。國人不得耕種。所克之城。悉收其穀。繼以旱災。民太半乏食。今若數遣偏師。更迭擾其疆場。使彼疲於奔命。釋未入堡。數年之間。千里蕭條。則人心自離。鴨綠之北。可不戰而取矣。上從之。三月。以左武衛大將軍牛進達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李海岸副之。發兵萬餘人。乘樓船自萊州汎海而入。又以太子詹事李世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右武衛將軍孫貳朗等副之。將兵三千人。因營州都督府兵。自新城道入。兩軍皆選習水善戰者配之。李世勣軍旣度遼。歷南蘇等數城。高麗多背城拒戰。世勣擊破其兵。焚其羅郭而還。秋七月。牛進達海岸入高麗境。凡百餘戰。無不捷。攻石城拔之。進至積利城下。高麗兵萬餘人出戰。海岸擊破之。斬首二千級。八月戊戌。敕宋州刺史王波利等發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數百艘。欲以征高麗。冬十二月。高麗王使其子莫離支任武入謝罪。上許之。二十二年春正月。新羅王金善德卒。以善德妹真德爲柱國。封樂浪郡王。遣使册命。丙午。詔以右武衛

大將軍薛萬徹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右衛將軍裴行方副之。將兵三萬餘人。及樓船戰艦。自萊州泛海。以擊高麗。三月。充容長城徐惠。以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上疏諫其略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未獲之他衆。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并吞六國。反速危亡之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圖利忘危。肆情縱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乃易亂之源也。上善其言。夏四月甲子。烏胡鎮將古神感。將兵浮海擊高麗。遇高麗步騎五千戰於易山。破之。其夜高麗萬餘人襲神感船。神感設伏。又破之而還。六月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衆。一舉滅之。或以爲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糧。非畜乘所能載。宜具舟艦爲水運。隋末劍南獨無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劍南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上從之。秋七月。遣右領左右府長史強偉於劍南道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廣半之。別遣使行水道。自巫峽抵江楊。趣萊州。司空梁文昭公房玄齡疾篤。謂諸子曰。吾受主上厚恩。今天下無事。惟東征未已。羣臣莫敢諫。吾知而不言。死有餘責。乃上表諫。以爲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且陛下每決一重囚。必令三覆五奏。進素膳。止音樂者。重人命也。今驅無罪之士卒。委之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獨不足愍乎。向使高麗遠失臣節。誅之可也。侵擾百姓。滅之可也。它日能爲中國患。除之可也。今無此三條。而坐煩中國。內爲前代雪恥。外爲新羅報讎。豈非所存者小。所損者大乎。願陛下許高麗自新。焚陵波之船。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旦夕入地。儻蒙錄此哀鳴。死且不朽。玄齡子遺愛。尙上女高陽公主。上謂公主曰。彼病篤如此。尙能憂我國家。上自臨視。握手與訣。悲不自勝。癸卯薨。八月丁丑。敕越州都督府及婺洪等州造海船。



及雙舫千一百艘。九月己丑，新羅奏爲百濟所攻，破其十三城。冬十二月癸未，新羅相金春秋及其子文王入見，春秋，真德之弟也。上以春秋爲特進，文王爲左武衛將軍，春秋請改章服從中國，內出冬服賜之。

二十三年夏五月己巳，上崩，壬申，遺詔太子卽位，罷遼東之役。

高宗永徽二年，百濟遣使入貢，上戒之，使勿與新羅高麗相攻，不然，吾將發兵討汝矣。

三年春正月己未朔，吐谷渾新羅高麗百濟並遣使入貢。

五年夏閏四月壬辰，新羅女王金真德卒，詔立其弟春秋爲新羅王。

六年，高麗與百濟靺鞨連兵侵新羅北境，取三十三城，新羅王春秋遣使求援。二月乙丑，遣營州都督程名振、左衛中郎將蘇定方發兵擊高麗。夏五月壬午，名振等度遼水，高麗見其兵少，開門，度貴端水逆戰，名振等奮擊大破之，殺獲千餘人，焚其外郭及村落而還。

顯慶二年夏六月，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程名振、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將兵攻高麗之赤烽鎮，拔之，斬首四百餘級，捕虜百餘人。高麗遣其大將豆方婁帥衆三萬拒之，名振以契丹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五百級。

四年冬十一月，右領軍中郎將薛仁貴等與高麗將溫沙門戰於橫山，破之。

五年，百濟恃高麗之援，數侵新羅。新羅王春秋上表求救，辛亥，以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神丘道行軍大總管，帥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等水陸十萬，以伐百濟。以春秋爲靺夷道行軍總管，將新羅之衆，與之合

勢。秋八月，蘇定方引軍自成山濟海，百濟據熊津江口以拒之。定方進擊破之，百濟死者數千人，餘皆潰走。定方水陸齊進，直趣其都城，未至二十餘里，百濟傾國來戰，大破之，殺萬餘人，追犇入其郭。百濟王義慈及太子隆逃于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爲王，帥衆固守。隆子文思曰：「王與太子皆在，而叔遽擁兵自王，借僕能却唐兵，我父子必不全矣。」遂帥左右踰城來降。百姓皆從之，泰不能止。定方命軍士登城立幟，泰窘迫開門請命。於是義慈、隆及諸城主皆降。百濟故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詔以其地置熊津等五都督府。以其酋長爲都督、刺史。冬十一月戊戌朔，上御則天門樓，受百濟俘，自其王義慈以下皆釋之。十二月壬午，以左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涇江道行軍大總管，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左驍衛將軍劉伯英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蒲州刺史程名振爲鏤方道總管，將兵分道擊高麗。青州刺史劉仁軌坐督海運覆舩，以白衣從軍自效。龍朔元年春正月乙卯，募河南、北、淮南六十七州兵，得四萬四千餘人，詣平壤鏤方行營。戊午，以鴻臚卿蕭嗣業爲扶餘道行軍總管，帥迴紇等諸部兵詣平壤。三月丙申朔，上與羣臣及外夷宴於洛城門，觀屯營新教之舞，謂之一戎大定樂。時上欲親征高麗，以象用武之勢也。初，蘇定方旣平百濟，留郎將劉仁願鎮守百濟府城，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爲熊津都督，撫其餘衆。文度濟海而卒，百濟僧道琛故將福信聚衆據周留城，迎故王子豐於倭國而立之，引兵圍仁願於府城。詔起劉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將王文度之衆，便道發新羅兵以救仁願。仁軌喜曰：「天將富貴此翁矣。」於州司請唐曆及廟諱而行曰：「吾欲掃平東夷，願大唐正朔於海表。」仁軌御軍嚴整，轉鬪而前，所向皆下。百濟立兩柵於熊津江口，仁軌與新羅兵合擊破之。

殺溺死者萬餘人。道琛等乃釋府城之圍，退保任存城。新羅糧盡，引還。道琛自稱領軍將軍，福信自稱霜岑將軍，招集徒衆，其勢益張。仁軌衆少，與仁願合軍休息。士卒上表詔新羅出兵，新羅王春秋奉詔，遣其將金欽、將兵救仁軌等。至古泗，福信邀擊敗之。欽自葛嶺道遁還新羅，不敢復出。福信尋被道琛、專總國兵。夏四月庚辰，以任雅相爲涓江道行軍總管，契苾何力爲遼東道行軍總管。蘇定方爲平壤道行軍總管，與蕭嗣業及諸胡兵凡三十五軍，水陸分道並進。上欲自將大軍繼之。癸巳，皇后抗表諫親征高麗，詔從之。秋七月甲戌，蘇定方破高麗於涓江，屢戰皆捷，遂圍平壤城。九月癸巳朔，特進新羅王春秋卒。以其子濃敏爲樂浪郡王，新羅王高麗蓋蘇文遣其子男生以精兵數萬守鴨綠水。諸軍不得度，契苾何力至，值水大合，何力引衆乘冰度水，鼓譟而進。高麗大潰，追犇數十里，斬首三萬級，餘衆悉降。男生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還。

二年春二月甲戌，涓江道大總管任雅相薨于軍。戊寅，左驍衛將軍白州刺史沃沮道總管龐孝泰與高麗戰於蛇水之上，軍敗，與其子十三人皆戰死。蘇定方圍平壤，久不下，會大雪解圍而還。秋七月丁巳，熊津都督劉仁願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百濟於熊津之東，拔真峴城。初，仁願、仁軌等屯熊津城，上與之敕書，以平壤軍回，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若金法敏藉卿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卽宜泛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仁軌曰：「人臣徇公家之利，有死無貳，豈得先念其私？」主上欲滅高麗，故先誅百濟，留兵守之，制其心腹。雖餘寇充斥，而守備甚嚴，宜礪兵秣馬，擊其不意，理無不克。旣捷之後，士卒心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以聞，更求益兵。朝廷知其有成，必命將出師聲援，纔接凶醜，自殲，非直不棄成功。

實亦永清海表。今平壤之軍既還。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高麗逋寇。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敵中央。苟或動足。卽爲擒虜。縱入新羅。亦爲羈客。脫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悖殘虐。君臣猜離。行相屠戮。正宜堅守。觀變乘取之。不可動也。衆從之。時百濟王豐與福信等。以仁願等孤城無援。遣使謂之曰。大使等何時西還。當遣相送。仁願仁軌知其無備。忽出擊之。拔其支羅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柵。殺獲甚衆。分兵守之。福信等以真峴城險要。加兵守之。仁軌伺其稍懈。引新羅兵。夜傳城下。攀草而上。比明。入據其城。遂通新羅運糧之路。仁願乃奏請益兵。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以赴熊津。福信專權。與百濟王豐浸相猜忌。福信稱疾。臥於窟室。欲俟豐問疾而殺之。豐知之。帥親信襲殺福信。遣使詣高麗。倭國乞師以拒唐兵。

三年秋八月戊申。上以海東累歲用兵。百姓困於征調。士卒戰溺死者甚衆。詔罷三十六州所造船。遣司元太常伯竇德玄等分詣十道。問人疾苦。黜陟官吏。德玄毅之曾孫也。九月戊午。熊津道行軍總管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等。破百濟餘衆。及倭兵於白江。拔其周留城。初。劉仁願。劉仁軌既克真峴城。詔孫仁師將兵浮海助之。百濟王豐南引倭人以拒唐兵。仁師與仁願仁軌合軍。勢大振。諸將以加林城水陸之衝。欲先攻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士卒。緩之則曠日持久。周留城虜之巢穴。羣兇所聚。除惡務本。宜先攻之。若克周留。諸城自下。於是仁師仁願與新羅王法敏將陸軍以進。仁軌與別將杜爽扶餘隆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入白江。以會陸軍。同趣周留城。遇倭兵於白江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炎灼天。海水皆赤。百濟王豐脫身犇高麗。王子忠勝。忠志等帥衆降。百濟盡平。唯別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下。初。

百濟西部人黑齒常之長七尺餘。驍勇有謀略。仕百濟爲達率兼郡將。猶中國刺史也。蘇定方克百濟。常之帥所部隨衆降。定方繫其王及太子。縱兵劫掠。壯者多死。常之懼。與左右十餘人遁歸本部。收集亡散。保任存山。結柵以自固。旬日間歸附者三萬餘人。定方遣兵攻之。常之拒戰。唐兵不利。常之復取二百餘城。定方不能克而還。常之與別部將沙吒相如。各據險以應福信。百濟旣敗。皆帥其衆降。劉仁軌使常之相如自將其衆。取任存城。仍以糧仗助之。孫仁師曰。此屬獸心。何可信也。仁軌曰。吾觀二人。皆忠勇有謀。敦信重義。但羈者所託。未得其人。今正是其感激立効之時。不用疑也。遂給其糧仗。分兵隨之。攻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妻子。犇高麗。詔留劉仁軌將兵鎮百濟。召孫仁師。劉仁願。還百濟。兵火之餘。比屋彫殘。僵尸滿野。仁軌始命瘞骸骨。籍戶口。理村聚。署官長。通道途。立橋梁。補堤堰。復陂塘。課耕桑。賑貧乏。養孤老。立唐社稷。頒正朔及廟諱。百濟大悅。闔境各安其業。然後修屯田。儲糗糧。訓士卒。以圖高麗。劉仁願至京師。上問之曰。卿在海東。前後奏事。皆合機宜。復有文理。卿本武人。何能如是。仁願曰。此皆劉仁軌所爲。非臣所及也。上悅。加仁軌六階。正除帶方州刺史。爲築第長安。厚賜其妻子。遣使齎璽書勞勉之。上官儀曰。仁軌遭黜削。而能盡忠。仁願秉節制。而能推賢。皆可謂君子矣。

麟德元年冬十月庚辰。檢校熊津都督劉仁軌上言。臣伏觀所存戍兵。疲羸者多。勇健者少。衣服貧弊。唯思西歸。無心展效。臣問以往在海西。見百姓人人應募。爭欲從軍。或請自辦衣糧。謂之義征。何爲今日士卒如此。咸言今日官府。與曩時不同。人心亦殊。曩時東西征役。身沒王事。並蒙敕使弔祭。追贈官爵。或以死者官爵。回授子弟。凡度遼海者。皆賜勳一轉。自顯慶五年以來。征人屢經度海。官不記錄。其死者亦無

人誰何。州縣每發百姓爲兵，其壯而富者，行錢參逐，皆亡匿得免。貧者身雖老弱，被發卽行。頃者破百濟及平壤苦戰，當是時將帥號令，許以勳賞，無所不至。及達西岸，唯聞枷鎖，推禁奪賜，破勳州縣，追呼無以自存。公私困弊，不可悉言。以是昨發海西之日，已有逃亡自殘者，非獨至海外而然也。又本因征役，授勳級以爲榮寵，而比年出征，皆使勳官挽引，勞苦與白丁無殊。百姓不願從軍，率皆由此。臣又問曩日士卒留鎮五年，尙得支濟。今爾等始經一年，何爲如此。單露咸言初發家日，惟令備一年資裝。今已二年，未有還期。臣檢校軍士所留衣，今冬僅可充事。來秋以往，全無準擬。陛下留兵海外，欲殄滅高麗百濟。高麗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共爲影響。若無鎮兵，還成一國。今旣資戍守，又置屯田，所藉士卒同心同德，而衆有此議，何望成功。自非有所更張，厚加慰勞，明賞重罰，以起士心。若止如今日，已前處置，恐師衆疲老，立效無日。逆耳之事，或無人爲陛下盡言。故臣披露肝膽，昧死奏陳。上深納其言，遣右威衛將軍劉仁願將兵度海，以代舊鎮之兵。仍敕仁軌俱還。仁軌謂仁願曰：「國家懸軍海外，欲以經略高麗，其事非易。今收穫未畢，而軍吏與士卒一時代去，軍將又歸，夷人新服，衆心未安，必將生變。不如且留舊兵，漸令收穫，辦具資糧，節級遣還。軍將且留鎮撫，未可還也。」仁願曰：「吾前還海西，大遭讒謗，云吾多留兵衆，謀據海東，幾不免禍。今日惟知準敕，豈敢擅有所爲。」仁軌曰：「人臣苟利於國，知無不爲。豈恤其私。」乃上表陳便宜，自請留鎮海東。上從之，仍以扶餘隆爲熊津都尉，使招輯其餘衆。

二年秋七月，上命熊津都尉扶餘隆與新羅王法敏釋去舊怨。八月壬子，同盟于熊津城。劉仁軌以新羅百濟耽羅倭國使者浮海西還，會祠泰山。高麗亦遣太子福男來侍祠。

乾封元年夏五月高麗王蓋蘇文卒長子男生代爲莫離支初知國政出巡諸城使其弟男建男產留知後事或謂二弟曰男生惡二弟之逼意欲除之不如先爲計二弟初未之信又有告男生者曰二弟恐兄還奪其權欲拒兄不納男生潛遣所親往平壤伺之二弟收掩得之乃以王命召男生男生懼不敢歸男建自爲莫離支發兵討之男生走保別城使其子獻誠詣闕求救六月壬寅以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爲遼東道安撫大使將兵救之以獻誠爲右武衛將軍使爲鄉導又以左金吾衛將軍龐同善營州都督高侃爲行軍總管同討高麗秋九月龐同善大破高麗兵泉男生帥衆與同善合詔以男生爲特進遼東大都督兼平壤道安撫大使封玄菟郡公冬十二月己酉以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以司列少常伯安陸郝處俊副之以擊高麗龐同善契苾何力並爲遼東道行軍副大總管兼安撫大使如故其水陸諸軍總管并運糧使竇義積獨孤卿雲郭待封等並受勣處分河北諸州租賦悉詣遼東給軍用

二年秋九月辛未李勣拔高麗之新城使契苾何力守之勣初度遼謂諸將曰新城高麗西邊要害不先得之餘城未易取也遂攻之城人師夫仇等縛城主開門降勣引兵進擊一十六城皆下之龐同善高侃尙在新城泉男建遣兵襲其營左武衛將軍薛仁貴擊破之侃進至金山與高麗戰不利高麗乘勝逐北仁貴引兵橫擊之大破高麗斬首五萬餘級拔南蘇木底蒼巖三城與泉男生軍合郭待封以水軍自別道趣平壤勣遣別將馮師本載糧仗以資之師本船破失期待封軍中飢窘欲作書與勣恐爲虜所得知其虛實乃作離合詩以與勣勣怒曰軍事方急何以詩爲必斬之行軍管記通事舍人河南元萬頃爲釋

其義勤乃更遣糧仗赴之。萬頃作檄高麗文曰：不知守鴨綠之險，泉男建報曰：謹聞命矣。卽移兵據鴨綠津。唐兵不得度，上聞之，流萬頃於嶺南。郝處俊在高麗城下，未及成列，高麗奄至，軍中大駭。處俊據胡床，方食乾糲，潛簡精銳擊敗之，將士服其膽略。

總章元年春二月壬午，李勣等拔高麗扶餘城。薛仁貴旣破高麗於金山，乘勝將三千人將攻扶餘城。諸將以其兵少止之，仁貴曰：兵不必多，顧用之何如耳。遂爲前鋒以進，與高麗戰，大破之，殺獲萬餘人。遂拔扶餘城，扶餘川中四十餘城皆望風請服。侍御史洛陽賈言忠奉使自遼東還，上問以軍事，言忠對曰：高麗必平。上曰：卿何以知之？對曰：隋煬帝東征而不克者，人心離怨故也。先帝東征而不克者，高麗未有虜也。今高藏微弱，權臣擅命，蓋蘇文死，男建兄弟內相攻奪，男生傾心內附，爲我鄉導，彼之情僞靡不知之。以陛下明聖，國家富強，將士盡力，以乘高麗之亂，其勢必克，不俟再舉矣。且高麗連年饑饉，妖異屢降，人心危駭，其亡可翹足待也。上又問遼東諸將孰賢，對曰：薛仁貴勇冠三軍，龐同善雖不善鬪，而持軍嚴整，高侃勤儉自處，忠果有謀，契苾何力沈毅能斷，雖頗忌刻，而有統御之才。然夙夜小心，忘身憂國，皆莫及李勣也。上深然其言。泉男建復遣兵五萬人救扶餘城，與李勣等遇於薛賀水，合戰大破之，斬獲三萬餘人。進攻大行城，拔之。秋九月癸巳，李勣拔平壤，勣旣克大行城，諸軍出他道者皆與勣會，進至鴨綠柵。高麗發兵拒戰，勣等奮擊大破之，追奔二百餘里，拔辱夷城，諸城遁逃，及降者相繼，契苾何力先引兵至平壤城下，勣軍繼之，圍平壤月餘。高麗王藏遣泉男產帥首領九十八人持白幡詣勣降，勣以禮接之。泉男建猶閉門拒守，頻遣兵出戰，皆敗。男建以軍事委僧信誠，信誠密遣人詣勣，請爲內應。後五日，信誠開



門勸縱兵登城。鼓譟焚城。四月。男建自刺不死。遂擒之。高麗悉平。冬十月。李勣將至。上命先以高藏等獻于昭陵。具軍容奏凱歌入京師。獻于太廟。十二月丁巳。上受俘于含元殿。以高藏政非己出。敕以爲司平。太常伯員外同正。以泉男產爲司宰。少卿僧信誠爲銀青光祿大夫。泉男生爲右衛大將軍。李勣以下封賞有差。泉男建流黔州。扶餘豐流嶺南。分高麗五部百七十六城六十九萬餘戶爲九都督府四十二州百縣。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以統之。擢其酋有功者爲都督。刺史縣令與華人參理。以右威衛大將軍薛仁貴檢校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撫之。丁卯。上祀南郊。告平高麗。以李勣爲亞獻。己巳。謁太廟。二年。高麗之民多離叛者。敕徙高麗戶三萬八千二百於江淮之南。及山南京西諸州空曠之地。留其貧弱者使守安東。

咸亨元年夏四月。高麗酋長劍牟岑反。立高藏外孫安舜爲主。以左監門大將軍高侃爲東州道行軍總管。發兵討之。安舜殺劍牟岑奔新羅。

二年秋七月乙未朔。高侃破高麗餘衆於安市城。

三年冬十二月。高侃與高麗餘衆戰於白水山。破之。新羅遣兵救高麗。侃擊破之。

四年夏閏五月。燕山道總管右領軍大將軍李謹行大破高麗叛者於瓠蘆河之西。俘獲數千人。餘衆皆奔新羅。時謹行妻劉氏留伐奴城。高麗引靺鞨攻之。劉氏擐甲帥衆守城久之。虜退。上嘉其功。封燕國夫人。謹行靺鞨人。突地稽之子也。武力絕人。爲衆夷所憚。

上元元年春正月壬午。以左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劉仁軌爲雞林道大總管。衛尉卿李弼。右領軍大將

軍李謹行副之。發兵討新羅。時新羅王法敏既納高麗叛衆，又據百濟故地，使人守之。上大怒，詔削法敏官爵。其弟右驍衛員外大將軍臨海郡公仁問在京師，立以爲新羅王使歸國。

二年春二月，劉仁軌大破新羅之衆於七重城。又使靺鞨浮海略新羅之南境，斬獲甚衆。仁軌引兵還，詔以李謹行爲安東鎮撫大使，屯新羅之買肖城，以經略之。三戰皆捷。新羅乃遣使入貢，且謝罪。上赦之。復新羅王法敏官爵。金仁問中道而還，改封臨海郡公。

儀鳳元年春二月甲戌，徙安東都護府於遼東故城。先有華人任安東官者，悉罷之。徙熊津都督府於建安故城。其百濟戶口先徙徐兗等州者，皆置於建安。

二年，初，劉仁軌引兵自熊津還，扶餘隆畏新羅之逼，不敢留，尋亦還朝。二月丁巳，以工部尚書高藏爲遼東州都督，封朝鮮王。遣歸遼東安輯高麗餘衆。高麗先在諸州者，皆遣與藏俱歸。又以司農卿扶餘隆爲熊津都督，封帶方王。亦遣歸安輯百濟餘衆。仍移安東都護府於新城以統之。時百濟荒殘，命隆寓居高麗之境，藏至遼東謀叛，潛與靺鞨通，召還徙邛州而死。散徙其人於河南隴右諸州。貧者留安東城，傍高麗舊城，沒於新羅。餘衆散入靺鞨及突厥。隆亦竟不敢還故地。高氏扶餘氏遂亡。

開耀元年冬十月丁亥，新羅王法敏卒，遣使立其子政明。

